

湘綺樓文集目錄

卷一 賦

哀江南賦

用庾子山舊韻

愁霖賦

并序

弔舊賦

并序

上征賦

會試萍始生賦

牽牛花賦

并序

謝哈密瓜賦

并序

卷二

奏疏

上書

擬李鴻章陳苗事摺子

陳夷務疏

上巡撫惲侍郎書

爲羅運使勳上曾總督書

與曾侍郎言兵事書

與盧生書

與李少荃書

到廣州與婦書

沛南寄婦書

上張侍講啟

卷三 論 議 序

御夷論 一

御夷論 二

常文節祠議

論語訓序

莊子注序

墨子校注序

老子注序

題鵬冠子

代豐春秋例表序

六書討原序

王兵備詩集

八代文稗序

巫山天岫峯詩序

秋醒詞序

穀梁申義序

衡陽縣志序

卷 湘潭縣志序

桂陽州志序

尚書大傳序

蕉雲山館詩文集序

卷四

頌 箴 銘

桂頌 并序

巡撫吳尚書六十壽頌

嚴通政庶母任氏壽頌 并序

女箴 并序

影山艸堂銘

卷 珍珠泉銘 并序

卷五 傳

李仁元傳

儲玫躬傳

陳景雍傳

鄒漢勳傳

丁銳義傳

羅熙贊傳

郭新楷傳

嚴咸傳

黃淳熙傳

陸建瀛傳

今列女傳

卷六 哀誄 祭弔 碑

黃司使誄 并序

羅季子誄 并序

王祭酒母鮑太夫人誄 并序

丁文誠誄

余世松誄

并序

彭壽頤哀詞

莫姬哀詞

帥芳哀詞

嚴伯受甫哀詞

弔宋生文

祭常都尉文

衡州西禪寺碑

詔建定興鹿壯節祠碑

清故湘潭縣學附生王君之碑

并序

曾孝子碑文

皇朝追贈總督銜調任山西巡撫湖北巡撫諡文

節常公神道碑

衡陽常氏家廟碑

振威將軍武提督碑

巫山神女廟碑

王仲章碣

兄代功撰妹滋書妹璫篆額

曾孝子妻嚴氏靈表

管太宜人吳氏神誥

永興教官賀君墓表

龍中允妻熊氏墓表

卷七

墓志銘

采芬女子墓誌銘

皇朝追贈布政布銜予謚忠壯記名湖南道員鄱

陽黃君墓志銘

鄧太夫人鍾氏墓志銘

常文節妾蔣氏墓志銘

張祖同妻周氏墓志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剛直

刺彭公墓志銘

皇贈侍郎賜祭葬光祿大夫貴州布政司使王君

墓志銘

并序

振威將軍張君墓志銘

皇中憲大夫候官陳君墓志銘

瞿學士妻吳氏墓志銘

李編修妻郭夫人墓志銘

并序

慈谿令秦君墓志銘

并序

張安化妻錢氏墓志銘

并序

常儀庵先生墓志銘 并序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故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振威將軍

御史巡撫安徽兼提督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

唐公墓志銘 并序

蔡夫人墓志銘 并序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彭君墓志銘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衡陽程君墓志銘

皇清例贈文林郎王君墓志銘 蔡毓春撰

陳永豫墓志銘

鄧氏大姊王娥芳墓志銘 妹滋撰

皇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雲貴總督

贈太子太保予謚恭慎劉公墓志銘

并序

卷八

行狀

長沙攸縣慶都龍君季七十六行狀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詳勇巴圖魯

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欽差巡視長江水師

贈太子太保衡陽彭公季七十有五行狀

桂陽直隸州泗洲砦陳侍郎季六十有九行狀

陳侍郎側室李恭人行狀

旌表節孝晉封太夫人衡陽程太夫人萬氏季八

十有七述狀

湘綺樓文集卷第一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撰

賦

哀江南賦

用庾子山舊韻

懿

皇圖之肇夏奠九有而分官制幽燕以疆榦控江淮而
鎮瀾蒸重熙以慈馭祀二百而孟安惟

聖人之紹興軼啟丁而嗣主德希盛於黃農賢夢求於
方虎屬巖荒之潛滋被含引而蠢聚伊有苗之弗靈方
象荆於虞祖始賜旄而申伐期竝綏斯敷土臨時雨而

文集
出師望南雲而開府尙書舊望忠殫貞竭輿疾蒙瘴乘
宵馳節方霜厲而雲騰嗟霧墮而風烈馬伏波據鞍而
不歸羊叔子登山而樹碣哀此偉人傷茲部民陽沈掩
幙雨泣攀輪

天題表石史筆刊筠旣傷一老申命元臣輶車屬於象
郡組練燿於灘濱瞻高軒而起鳳持繡佩而分麟歎師
燿而屢折終論帥之無人元始開經之歲永和修禊之
年道極周而不返屯急難而思賢

天子宵衣罷食將軍武帳開筵占狼星而望氣翦鶉首
而欺天長虹暮直小月塲圓棘門霸上之軍執冰而弛

仗勅褻棘矜之士因利而控弭藩籬無合肥之戍將帥
無荀瑩之武險旣失於陰平道遂通於子午部曲參差
齊盟狎主羽林執戟期門聽鼓俱雁行於道路錯犬牙
於檐魯尉佗弓及於長沙南郡舟回於江浦始開壁而
臥牆信墮墉而鑄柱於是人空千里楚亾三戶鬻角連
圍鳶書落羽火城晝斷梯衝夜舞垣臨壞色之雲天少
洗兵之雨湘水騰波羆國無事援屯救趙之軍車返至
吳之使四郊無辱於大夫三軍不謀於元帥燕賀堂淡
魚游釜沸爛羊有關內侯封按粟有隴西都尉廬江車
馬揚州笙樂歌豫章之篇講石頭之學文雅風流簪裾

花落負其天塹忘其犄角影纓者坐致公卿揮塵者羞
談管樂豈知山川黯黯戎師遠畧攻卽墨而不下望楚
師而氣索遂開網於前禽迺落帆於黃鶴奔騰而班馬
羣驚蹴踏而洞庭波濁泊日躔之在尾劓武昌之高壘
米無陶侃之船炬絕都官之雉防開地道兵虛背水重
鎮之忘忽焉諸侯之師搖矣方天下之全盛無蒼生之
繫命聞艸木而驚弓秉權衡而失鏡怙其高下之心守
其優柔之性遂使謀同築室功無反正當凶徒之收卒
值時事之可爲險鹿非寸鋌之所制奔駒非朽索之所
縻方脣亾而寒齒嗟毛傅而無皮隘空設險都不彊枝

潯陽之長蛟浪激橫江之六鷁風吹下樅陽而振擗逼
金陵而俯窺時則督師奔北元戎脫胄揮羽扇而潛逃
捧金甌而忽漏泣孤城而喪氣登山頭而望寇同馬懿
之畏虎若牛兄之遇獸虜無頓刃楯窮棲宿廟絕龍生
市虛犬鬪大都淪覆妖氛橫扇百里金墉千秋舊甸蕩
橫流於滄海愴陸沈於中縣十萬橫戈三千被練莫不
擁刁斗而酣眠勞牲牽而歡宴有甯州之裂帟無燕師
之飛箭秦堊父之登縣夙沙衛之奔殿不聞笠轂之驅
坐觀臺城之變逋寇高張王師不戰竟成白馬之謠虛
數闔城之扇三舍交綏十里長圍上游烽落舊壘灰飛

廬州再建淮揚分裂豫章與鄰屏藩心折智急嬰城謀
疏鑿轍非墨子之併厖等酈生之掉舌文牛械甲而歸
林封狐假威而憑穴秦士會之夫婦分離羅企生之弟
兄泣別郡少堅城官希全節鯨鯢奔涌烽煙冥滅南昌
勝區崇墉勢壯險失江防謀資楚將樓上琴彈沙邊籌
唱焚郭相驚全師不喪列縣淪亾高秋恨愴九江浪急
漢水波長濡須不守夏口空防桑落有敗軍之地西陵
無太守之牆兩軍再北半壁云亾始則齊將漏師都軍
不發有返旆之叔敖無入軍之周勃轉餉齎糧厲兵蒐
卒未當一面屢營三窟不聞裹革之尸匪有封侯之骨

智小憂多身存名歿或以健鬪彰威虛聲久假地隄名
都陣分平野暫起李陵未當母寡惟萬里之奔命猶三
城之不下桂林告急將軍躍馬備同羊侃之城氣振武
安之瓦臨湘蒼黃危巢不覆桓桓總兵功齊踏鹿壞壁
崩積危陽黤黷巷哭同冤天痛怨酷辰州忠壯義聲方
睦氣激當關心雄轉軸豫章守禦謀深計熟方伯奉符
尙書壞屋遂成申子之名用報涑源之哭且夫傾危顛
沛崎嶇邊塞仗節專城分符儼對風疾草勁途窮駕稅
鑿白水而無慚豈青蠅之所礙濟長風之巨舟尊砥柱
於中游彼張翥而冒刃實代遠而芳流惟全州之死守

屹臨敵之孤樓身甯碎玉貉不同丘倡創羸而振臂聯
胡越於方舟未成功於祖逖方授命於周侯檣舫石鐘
之岸旋船楊葉之洲惟副戎之高節鬱劒氣於斗牛總
督方裴回歧路數騎斜趣泣諫牽裾扣舷阻渡徒聞屈
子之沈終失雷池之戍朝服投江高名遠樹濟源文梓
饒民所恃路絕外援命寄百里蛇矛失盪龍淵躍水壯
士喪元一門同死合州繼陷大難又始江子一方誓於
碎身楚申鳴無慙於筮仕哀此數人光於國史運慕傅
燮之求生愧陸機之入洛崎嶇戎馬飄零無託始薄游
於彭蠡悵秋霜之早落方孟堅之撰征傷閒道之離索

幸生還而渡津返故國而掩扉羨班超之投筆歎李廣
之單衣方其追逐嵇王載酒山陽時清鑄戟坐戒垂堂
江湖平鏡行旅連檣論王褒之講德陋宗慤之渡江楚
中榘梓江左葛王莫不雍容文翰希風洙泗履舄交酬
笙琶閒至鏤鄒爲不祥之金禹鼎皆不逢之魅六師無
戒於張皇天馬不求於幽冀醴酌衢尊鑑徵欵器三五
季中一敗塗地東西交騁於軍書南北惟通於兵氣
廟算憂勤生民殄瘁於是公卿甲第渭川園圃月榭栴
重雲宮寺古煙空彩鳳之樓薪用盤龍之柱等阿房之
一炷傷郿塢之枉聚訪名士而問夷吾入隆中而求葛

亮繫處士之虛聲言空高於古上驅犢同奔窺園久曠
元龍多問舍之談小艸無出山之望空陳玉軸之書詭
答顧琰之仗奉北闕之絲綸閔西疇之寔勤獲婦姑之
麥勞疆場之臣禾桑坐槁守望非真流亾飢饉殲我農
人蕩子從軍關山已遠高樓思婦春閨已晚宋宋庭前
音書悄然夢中鼓角別後珠鞭望女子之氣無津吏之
船自我不見同歸百年披堅執銳舍生雪恥或同義萬
家或獨標千祀氣憤歔綏燄平旬始將無全策謀無知
已臨易水而悲歌風蕭蕭其去矣況復魯難未已楚師
方起彼凶桀之構禍憑封豕於句吳更驅散卒實召狂

徒銜刀直渡義旅中渝未建法和之刹方飛張角之符
尋干戈而自戮繫徽纏而待誅俄驚趙幟終棄漢弧王
導取飄零之舊節武昌爲蕭瑟之空都時事急難滄桑
萬端怨亾羊而已晚累素鼓而求安湘妃樹赭夢澤雲
殘發南轅而俄返通東道而猶難奔軍亂轍斫吏探丸
靖州之中宵受檄匹馬犯寒土沈碧血骨葬青山猶得
堅陣再摧名酋遂殞羌平則器失虞公狄敗則元歸先
軫驚馬鳴哀黃巾氣盡笳空卻敵酒不消冤彼乘時而
岌岌旋因壘而言言潭州劫急湘水師屯徒聞棄甲莫
下縣門竟發盧循之矢方齊王濬之船戎師驟勝敵人

開戶卷甲疾馳馮河搏虎營軍列於梁澁樓船臨於陽
浦射鷲隼而登墉獲雄狐而遇蠱全其半局支於一柱
然而湘南大邑楚服名城披茂草而求周道折細柳而
問長營出蒼鷲而識亂見海鳥而知兵索靖之言旣驗
田單之族未行烏夜嘯而轉急狐晝見而猶鳴落日傷
心之地悲風巷哭之聲長星之光燭天千里之血在地
問石城之重兵繫瓜步之纍帥護軍肩解蒼鷹翼攢圖
南之志未窮向北之波轉沸效杞侯之大去等申胥之
垂淚加呂武陵舊涇黔中隘陁劒及秦人之洞輪埋刺
史之亭朝逐賈生之鵬暮隨閔貢之螢桃源浪白澧浦

煙青轟然并泮遺民盡散
半夜雞荒空江星亂明月孤
城寒沙遠岸身危於潘岳
神傷於荀粲瞻兄有行路之
謠望子有登山之歎絲渺
關河浮萍逝波紅粉之樓遂
圯燕支之色無多感匏瓜
於洛浦思織女於天河杞梁
妻之新曲伯玉子之哀歌
別有遇馬前之箠輕亭刃之
威心高力弱節壯身微碧
塗容而愈烈丹染轂而無歸
託文鴛而卽化指孔雀之
南飛厲此貞運當茲道否厲
爲階而至今夫誰尸其禍
始渤海政衰潢池盜起初發
難於一隅乃患延於五祀
鷹鷂爲今日之良臣
蟻鶴乃當年之君子
楫路將窮鼓聲多从鬼躑躅於北邙人蕭

條於東市友紀未喪窮寇終亾稟當陽而奉討卜周室
之再昌願淡思於設險儻無棄於姬姜尊主之隆歸於
賢方伯六師之盛思乎古明王王室未安諸侯釋位胡
南風之不競更江東之全棄謀士固聲勇夫喪氣豈豐
戾之當盈何眾人之皆醉余以蓬戶宋寥斗室回旋身
世悠悠秋風感焉歎英雄於廣武策天人於廣川壯風
雲而方起與日月而代遷耿弇小兒之意張纘早達之
季悲歌當泣離騷問天況以友朋離別前游渺然盛固
難紀憂殷方始不望貂蟬惟增馬齒或杖策而從軍及
攜琴而歸里昔之長嘯蘇門時復飲酣都市文無淵明

之賞門絕儒冠之士王敦如意之詩孫盛陽秋之史若
使小年詞賦猶有好事楊雄江表文章豈直窮愁庾子
昔庾子山漂泊江關哀時多難作賦一篇以發牢
落之思至今盛傳於世文詞美矣洪逆之亂禍延
七省按其地分皆古江南余才愧昔賢親逐戎馬
雖無典午之達亦免南冠之窮多暇抽思殷勤屯
筆乃爲新製竊用舊名旣以江南冠題故淮北山
東皆不列入卽此數省傳聞亦異維桑與梓頗述
其詳以貽哲工鑒焉甲寅歲七月記

愁霖賦

并序

仲宣初客荊州景升以文詞見畜中原多故羣雄逖
進荊州據上流之勢季穀順成積備旣饒主人無遠
略之志坐時寢日歲月如流旣爲登樓賦以寄其悲
會春霖移月勝覽斯絕一時鄉盡拊序惕中夜聞雨
聲慨思交集乃作愁霖賦以見志其詞曰

登南樓而四望兮層陰蔽於崇北雷隙濩以疏聯兮瀉
潦浸於周陬淹五旬而彌霖兮厯春夏而方稠羲仲失
賓於嵎夷豐隆扶寸而岱幽皇浩蕩其難知兮夫固非
下土之所誨于是元畀改儀靈媪渟淵八柱損高天池
謝川媮夫坐吟思女長歎谷蕤脩脩高椅曠蕪飛鷹率

陵而不揚離獸求穴以自安黑蜮夜喜白躡朝奔吹無
象之不移亦何情之靡遷倚高軒而恍恍竟旦夕而忘
言徒愁視而悲聽神索索而如昏客有過者見其若此
也將發敗苾之癥攄幽悒之情敷衽而前稱曰方今八
州從橫一隅宴清方伯揖客上館延英抱器者屬集懷
瑜者鱗盈桴候無警江河砥平帶甲跨郡儲糗峙京衢
歌巷舞鳴匏吹笙足以作避世之大礪謠樂國之化成
子以幕府之上士冠南州之盛聲奏才則雲蔚高談則
雷驚曳珠履挽縵纓陪文燕飛雅觥然而色悄悄而若
慍意蕭蕭而不就豈智者之多慮抑亦善懷之有行乎

仲宣乃儼思而若忘不自知其前席謝上客之見存殷
闕余之鄙臆天道回旋兮陰陽代息箕範衍政兮雨暘
恆休咎徵上旻兮時則有尤萌昧其然兮哲察其由幹
遷惟人兮豫慮而求穆悲黃竹兮旦感敦瓜淫霖爲災
兮自古由嗟矧文士之易悲方旦莫而咕唵將非物而
自擾兮況茲感之獨深庭草靡兮無榮昔邪緣兮垣陰
步廣欄而跼蹙兮還空堂而黜黜信詩人之思晦兮雞
膠膠而不已貞余度之嬋娟兮羌獨儀乎君子日月坐
此銷鑠兮夜漫漫其何已慕行國之寫憂兮瀟余車而
自柅凭前軒以長想兮見四封之若垤漢滔滔而東奔

兮荆山崩剝於其北南襟衡而隘冥兮西割吳以慘栗
指三戶之暗淡兮溼爨煙而罕發波湯湯而襄陵兮懇
王土之日窄車輪載於仍陰兮又關市之彊索農輟畝
而買刀兮固惟戎之是服悲華黍之旣廢兮胡三季之
是積畏慚石之涉波兮常非霜而自栗葵傾陽而違炎
兮雖寸心其徒設甘絕根于谷底兮怨暎暉之莫及連
率方以尊俎爲雍容開爽塏而自居燕依幙以頡頏忘
鳴鳩之卒瘡案龍劔而自飾兮猶不以爲履苴徒假日
以泄泄兮忘謹度以戒虞公孫偶人兮天府以亾夥涉
勝秦兮沈沈其宮莫敖三勝兮荒谷被刑楚靈復陶兮

投車悼傷彼建國之猶固顧一敗而不墜譬枝葉之非
害胡撥本以自窮今茲野無嘉苗室無餅儲民狃于豐
九穀鎔銖夫灾沴生于無朕雖堯舜其猶病疇惠君而
能逆奚狂夫而知儆九府之園國廢其資天不我將委
命其誰兵凶連延兮聖老所悲嫠婦泣周兮余實自哀
客聞斯言抵掌伊嚶曰吾子之所懷信佻倖而多勞蘊
臧文之聖智兮殷杞人之所憂夫庖人之不盲兮非尸
祝之所代龜玉之出匱兮彼有司其毀敗代匠斲而必
傷兮又況斧柯之不存徒煩寃于咫尺兮忘禍福之有
根邑犬之吠兮眾所怪也曲突之早謀客之害也賜履

之恹兮風牛其左鞭兔伏箱兮其又奚可使弱可輔兮
何爲乎山樞一丸封關兮贖識其誣傲革救鹹兮固亦
無端方州敵愾兮胡獨好難日月愉愉兮天與其安萇
叔違之兮藏血遂寒奚不以趙孟之偷時考遺跡于信
陵召侍狎參羅繒傾桂醕羞燔齋樂太康之滔滔醉祈
招之悵悵嗟歲逝兮不我與樂旣往兮憂駸駸章臺旣
已傾秀士又已亾忽焉千齡兮颺狴所傷烈士歾名兮
其謀不長嗟彼是而忽思兮振古已然柏舟不飛兮子
尙何怨諺言信其有徵兮彼長人其攬天何自爲其不
廣兮心夢夢而悁悁且夫日不可翫故多暇者身不彊

時不可爭故首福者命亦殃彼商蘇與荀季固順天而
歎揚嗟尼北與孟里乃違運而自彊信大德之不凶全
哲身其未創尙胡悲于迍蹇斯自貽其遑遑獨不見非
時之麟定出始戾于鈕商彼豎子之微斤噫聖仁其必
傷皇假象以告文故反袂而浪浪子何爲兮耿介蘭未
燒而荷芳德方賢而稊微志婞直而自臧昧羊舌之優
游蹈龔生之忼慷同元龜之神夢徒自劄于明王憚人
犧之實難雖尾斷而距行仲宣于是絕才翳慧收視反
聽溪悟默存詎宋晞窳慕虛舟之無磯匪彊梁之可諍
聊乘化以推移每外交而奚聘旣無悅于龍翔亦何憎

于鵬鷲朝彈絲而歌商音淵淵而如磬夕澗寐而寤言
考予槃于獨醒亮大化之不迷何煩憂于外景彼感時
而悼季豈達人之所命余以身心爲策兮大鈞爲輪四
時爲馬兮百季爲旬乘吾震兮止吾坎夫固隨所遇而
無屯彼他人之成虧與斯代之危安非私身之通塞胡
勞心而日詢豈爲一葉而遂秋兮愛孤華而早春乃沾
沾以自戚兮良造化之所曠高陵爲谷兮漁父無悲滄
海爲田兮樵蘇又奚疑宜各委其不豫而弗奸人之所
私回志從元兮心不疑明天照兮因是非固經世而不
辨矧六合之渺瀰處不材而全身終玩世而歎衰歌伐

檀兮三歎信河淪之無時反陋室而日冥獨抱道而表
回

弔舊賦

竝序

丁巳過長沙將有所感而物附之乃援筆成文詞不
加點語恍惚而無端意寥空而無極亦騷之遺也遂
題爲弔舊賦其詞曰

夫何頎媚之令姿兮眇修度而莫尋委朝華而就穉兮
信游木之空陰扳遺柯而泣露兮槁移柳于漢南悟非
秋而自苓兮感迅湍而赴侵震餘言之未達兮留嘯鳥
以告音告余音之不存兮危余心而怵怖望衡門而儼

開兮臨中唐而回步苔文石而從橫艸無次而當路若
余心之失端亮離離其難緒入俚俚其忽忽出步步而
依依始循階而永歎旋望室而知非下玉墀而微吟凭
青瑣而不開昔往往而逢君今何俾余之獨歸旣音塵
之永絕逝非星之莫追白日兮的的浮雲兮霍霍步欄
兮翼翼方池兮澹澹晨雞兮時鳴乳燕兮翔翔彼雖經
而猶故夫安知余之所感覽外物之未遷將羣憂而自
擊蕩夕陽之飛陰况余聽夫飴簫成春服而偕嬉妙華
齡于右髮聲宛宛而猶尋季冉冉而遂迢固之子之猶
少胡先春而遽凋况余生之及壯懼芳菲之易漂雖鷗

鳩之不鳴信日及之戀條人閱世以送季情緣事而爲
夢方千歲而必消促一夕其何痛彼柏悅而蕙歎匪忘
情之所用愧學道之未能慤衷心而一送儻顧影而同
趨亦何悲之獨重重吾心之幽耿甯可喻于繇詞惆良
媒之未安實佳人之我欺曰非咎之在予將託恨于疇
伊將引譽以自尤又非意之可期告重泉而猶難矧覲
問之狐疑申禮防其必峻詎目成之汝貽弜旣孤而必
絕心已獨其必傷辭慈母之昇思甘歸身于九壤靈便
慧以自如脫煩窳而鶴翔忽戢翼以下臨見幽室之孤
光愴令心其眷眷庶變婉而芴皇余亦舍而永訣恨再

至其無由旣懷愴于無窮將卒歲以優游捐君佩于湘
潭絕余襟于泰北永百載而不尋奚華屋之能壽過高
門而無顧羌垂涕而自收

上征賦

惟咸豐之有八兮

詔集士而待試羣彥企于嘉會兮吾亦從眾而赴期出
里門而涉涓兮夕杖策于雨湖聞海上之異警兮初擘
轡而踣蹶惟進取之有時兮彼馳騫其安適指長沙而
遭回兮覲一覲乎賈策伊左卿之負聲兮宜憂近而慮
遠顧豫防之無患兮寄一匡于微管管越竟而攘狄兮

左空國而待夷雖乘權之異時兮知其志之不恢亮宏
謨之無望兮謝出位之多思旣侘傺于桃殽兮悵憑心
而忝之乘復陽之良辰兮吾友告余以並駕日曖曖而
將雨兮及石馬而託舍懿尹公之仗節兮固吾圍以成
城奄倉皇而喪元兮信雖敗而猶榮方寇騎之長驅兮
眾恬怙而無備民趨市而內兇兮將張弩而外蹙苟交
綏而圖利兮彼躡蹤其數闔厲結纓以寄命兮揮魯戈
以爲遏黦雲積于四隅兮暗千鼓而不鳴驚風怛此荒
瓦兮陽慘慘于故營胡邦人之無澤兮廟祀闕而無託
彼興心以競炎兮亦疇弔此零落江羅歿而赫奕兮瞿

鄧沒而無祭同功施而異報兮雖忠孝其猶藉勢屯余
車于醴陵兮想王喬之所居瞻陽歧而息心兮誦止觀
以冥虛過甘祠而憑軾兮指湛橋而私哂嗟世亂之識
忠兮陋一第之自窘道袁臨之列城兮遺黎語乎蕭劉
感戴侯之鄉兵兮信指蹤之勝籌藩四國以維城兮若
蟲蟲之思仲委雄畧以待援兮詫南人之獨勇寇兵固
其循環兮幸飢鷹之飽颺鮮亾羊而補牢兮又剜肉而
醫創消劒光于豐城兮就嬰池余將洗馬溯梅徐之高
烈兮希嗣塵之終寡眷舊游于六秋兮實澹漾而無羈
知交忽其凋喪兮尙何惜滕閣之卒殯指南浦以懷人

兮各邁亂而蔽處壯江鄧之墨守兮固異趣而同武豈
守羸而戰絀兮懼挫鋒而民訑悲禍生于蕭牆兮乃露
刃以反弓昔文成之禽濠兮惟一戰以奏捷逮移師以
討寇終不靖于藤峽彼一人之經營猶難易之相遠火
易熸于方炎艸難圖于滋蔓眷風塵之漫漫觸余思之
晬晬欲少留此東湖兮閱流波而增愁緬長路其猶遼
兮命僕夫吾脂軸吾友旣婆娑而見鞶兮行涼涼兮怨
阻出西城而攜手兮指高墉以告予昔人譏夫城郢兮
恃登陴以自嬰顧下策以扞民兮子無謳夫漆城勉從
命而趨礮兮愧陶督之綜密咨土木之爲災兮余懼慙

以冒責信塵網之廣張兮與子慙乎冥鴻就西塔而分
道兮渡武陽而濯纓慕叔倫于棲賢兮將回驂而不可
仰王謝之高風兮夕余宿乎汝左踐文橋而拂霜兮見
荒垣之言言合兩軍而雷攻憶李生之出湓選文士以
典兵尙詩禮之敦說胡腹心之不謀各競志而異節旣
雁行而峙曙兮眾懷難以塞胸嗟否臧而輿尸兮殲我
良兮耿林耿林旣投命兮憤義師之解甲苟戎馬之軼
疆亦何術之可挾茲寇昏其非狡兮非吾壘之難犯平
原衍其百里兮余竊危其無險路英巨而左轉兮渡昉
川而聊愒徑回復以嶮嶮兮悅松竹之冬媚何建昌之

偏屯建旗鼓於窮阿望閩越以備邊愁將帥之蹉跎聽
吹螺而夜興悲涼月之映沙燭闇闇以鄉晨哽吾弔夫
三河慨成功之在天兮惜投閒之將老余旣不倫於琨
逖兮亦安用此佻巧且隨流而平進兮奚蠱上之足慕
揖華岡而請辭兮傷雲林而遵路徑金谿而直指兮惻
廣廣之橫術披積牆之長蒿哀寡妻之鶉結遭亂離其
亦多兮獨茲邑之靡遺重旅懷之幽憂兮溯寒風而涕
洟驚怪峯之峻嶒兮知貴溪之藏育彼道陵之遺洞亦
豈重于圖籙包詭誕而容九流兮實

帝王之道廣粵舍身與毀像兮蚩梁周之擾攘遵回洲

而屢轉兮駐雙轅于河口鑿弋溪之皎鏡兮攀上饒之
衰柳美沈侯之填撫兮紹嘉會之撫綏匪形勝之獨長
兮智謀定而不疑旅人勞乎道長兮歲將盡而又雪厯
玉山之逶迤始艱難而望浙昔康樂之剖符此屐杖之
所經匪吾人之獨游誦遺詠以自甯于是距陸情畢汎
舸務閒引睇姑蔑回眄常山望陂陀激潺湲女涓持楫
吳絳攬牽容與中流歌吹清川嘲深源之書空誕王質
之遇仙渡衢州之浮橋兮聞鼙鼓之猶警豈堅城之縈
帶兮坐解圍其亦幸余聞侍郎之言兵兮謂衢專乎杭
扼今來覽其向背兮懼茲言之理隔徒斂兵而乘城兮

將浮舟而徑濟儻舍嚴而忘鎖兮懼貽悔于來事眺龍
邱而弄濑兮趨建德而未攏入嚴瀨而擊汰兮峰駢疊
以峭聳緬房宗之高名昔俱躋于百里不遭會以自達
兮終淹頓而莫紀信卑位之寡績兮樂飛遁以在山企
子陵之幽棲兮道沖澹而無干任治亂之迭運兮豈妨
余之垂綸戒阿諛之絕領兮實片言而箴官守故態而
無渝兮焉屈志之足云人自尊其天子兮余猶視乎故
人何太史之管窺謂上感乎天文眇寒江而喟然兮夜
獨寐而誰言明晨謁于桐君兮冰雪清兮崢嶸過戴山
而乘興兮感寒林之無鷲諷前哲之所賦兮聽猿猩于

茲岸雖託物以寄哀兮非斯邦之所產惟荒林之如昔
兮引余舟于富春懿吳皇之矯手兮識興廢之由人涉
漁浦而宵濟兮無野老之望北縱逸棹以超越兮及浙
江之安流歲旣改情亦倦兮吳山趾兮且息游名都之
廣達兮感高墉與阨室情與貧其相躡兮甯佳麗之足
夸參元會之盛宴兮欽軒輶之食蔬望虎林與鳳皇兮
先聖皇之省方隆巡狩而纘禹兮儼六龍而高驤嘉民
物之阜康兮曾百年之全盛行宮館其已荒兮矧王謝
之舊巷仰聲靈終不諼兮猶艸蔓乎斷表
御碑訪故宋之殿闕兮宜黍稷之離離若知富貴之必

六集
六
六
銷兮益早靜以處沖思林逋之窈窕兮曾不爲衰盛而
異同瞻周城之靡迤兮疑陳亮之欲灌表再山以洩流
兮亦龍盤而蛇貫宋南渡之遷依負海隅以爲京賴江
淮之委輸雖失勢而可疆彼天命之豈改下人心之未
忘痛弱主之荒怠苟旦夕而要盟古夷狄之薦侵專窺
內之瑕釁度力爭之難取姑取和以徐診敵計窮而乞
和胡恇憊而不察徒渙忍以臨位俾義勇之氣閉與束
手以割地毋甯敗而失之與增幣以齎糧曷姑棄以爲
軍貲君俯張而神索民怨憤而心離卒自壞其家居亦
誰爲之流涕余觀乎宋宗之方播蕩也身顛隕于幽虜

茹餘毒而渡江知非戰不足以自立非將不可與圖功
故猶推轂授鉞夢想頗牧寄權閩外號召巖谷立百年
之基膺十世之錄旣分割而小康樂宮闕之淡居日不
覩鋒刃之苦耳不聞切直之謨故甘以臣姪之空號易
聲色之實娛故四將喋血而不足一相搖舌而有餘而
當世詞賦之士人自謂枚馬之徒猶相與夸錢唐之形
勝豔西湖之歌舞不亦慎乎處約資于陰謀忍諾貴于
自彊觀句踐之石室猶前沈而後揚何趙構之無恥攤
天下而自喪滋和戰之紛紛余至今爲慨慷悼錢王之
英姿獨奮武以應敵歷千年之茗茗空靡曼以文飾豈

東南之寶盡兮曾不見乎褚陶傾邵叟之雅望兮託雉
藝以內交甯土風之清嘉兮獨莊嶽之一僻感菁莪于
沘陵兮汎楊舟而奚繼吾旣無可裴回兮遂揚帆于石
門式趙相之舊宅兮及宣公之里闡泊由拳而弔嚴兮
想文章之遇主選高風其已微兮慟詞人于千古瀝柏
尊之餘醪兮澆劉生之古土寒飈厲而雲陰兮登高橋
而平望覩長行之藝桑兮緬前修而增悵昔邠女之微
行兮子輿亦稱乎牆下帷五十之見資兮甯耀美于纂
組嘅被服之織靡兮徒炫靚以藻江婦休蠶而修容兮
僅貧女之趨工氓重困于稅斂兮男棄鋤而操杼旣靡

財而悔淫兮又傷農而害女苟以粟而易帛兮將百石
而一襲飶返侈而崇涓兮願拔桑而植稷儀文正之治
蘇兮想韋白之清靜渡閭門之飛閣兮發吳趨之高詠
美哉此邦誠東南之文苑也就余所聞已蔥蒨于篇卷
矣若夫顧陸之族張范之望米沈高楊之風姿篇章書
畫之迭錫信彌代之多賢惜縞紵之無訪游顧園而長
歎稱季野而抗手周覽旣倦乃登虎阜撫五人之碑抔
要離之士坐生公之講石窺靈巖之洞戶惟蘇杭之蘇
富兮總財賦于東南矧西湖與茲北兮冠名勝于古今
曷臺榭之傾崩兮淒滿目兮蕭索知物力之已窮兮雖

信美而非樂，悵盤桓而出宿。兮望江波而感胥心，褊悃以懟楚謀。陰很以亂吳嗟，薦諸而招詔甯。進賢之爲國，將申憤而恣慾。晚獻忠其奚益，哀夫差之驕矜。羌捕蟬而忘雀，忠抉目而猶懸死。掩面其安託，指高臺之嵯峨。兮麋鹿游其曾顛，怙驕功而好諂。施與旦其偶然，惜初業之鮮終。兮豈存亾之怨天，天與人其相推。兮治與亂其誰宰，眇吾身之隨遇。兮怨無涯于涉海，望惠山之夜秀。兮欲酌泉而路絕，指交道之發弩。兮傳楊彪之守錫，過蘭陵而慕蕭何。一門之多材，文人非帝王之器。貴盛爲爭奪之階，卒同氣而推刃覆社稷。而爲灰指北顧。

而遙歎停丹陽而遲回尋漕渠之通津已涓涓而絕流
悲轉漕之勞費兮懼天京之無蓄噫神禹之營冀兮詎
焦思于通貢空仰食其必困兮俾榦弱而外重昔聖道
之論財貴生眾而食寡明都燕而因循兮反託命于賈
魯我

憲皇之逸思兮爰講咨于溝洫臣覩費而告難兮終鮮
裨于民食民既不足與慮始兮國亦絀于糜財懷鄭白
而興歌兮假時日其儻能勉詰屈于窮瀆兮晒鰕鮓之
游潦出越口而揚舫兮譬吾志之不小焦山既無淹薄
兮歷邵湖而懷謝賦廣陵之蕪城兮永蕭條夫何故余

素慕彼清貞兮，穢露筋之荒祠。女杖節于顛沛兮，固剛士之所師。倦歷覽于江北兮，憑壯心于淮安。弔韓王之乞食兮，知一飯之實難。儼長大而受侮兮，宛蠖屈于泥塗。忽嗟峨而登壇兮，矯龍驤于高衢。始帶劍以游里兮，慙不忸于市侮。胡執珪而分國兮，仰自恥于噲伍。人生屈申于知己兮，惜漢祖之難託。要割地而後會兮，亦英慮之一錯。西循淮而需沙兮，尋黃泗之合流。慨水勢之變易兮，悲涸運于沈攸。望朔涂而迴深兮，告涼野之險艱。息金城而愬飢兮，始詰蹶于一餐。轅羸牽綴而輪傾兮，嘆執御之非正。入方箱而盤跚兮，奚伏軾之爲敬。初

一宿于重興兮考古鎮于桃園臨崇河而迷道兮詠思
歸之曩篇過仰化至順河兮弔鍾吾之虛國想宿民之
波蕩兮何今亂之甚昔壯重瞳之暴興實奮迹于下相
藉八千之剽銳遂凜凜而渡江噫南師之攻北今古謂
其異強惟英王之剛仁勝百戰而自王成與敗其皆時
甯范謀之必臧據雄圖而自刎詎關隴之足良乘全力
而授人獨感涕而浪浪望岫崕而停驂想唐暉之窺徐
出沂泗以扇淮重防禦於百夫發紅埠而聞戒夕奄越
于郟城遑求古而問官哀瘠國之將傾覽衢旂之報荆
兮慕二于之平波影塵纓以隼逝兮負何生之英說今

分疆自列省兮此徐沂之如割旣犬豕之不交又雞棲
之連瘵余跼蹐此鞠道兮侯視咫尺而若荒傖魁盜以斷
旅兮塞夷庚以披昌符節反而假道兮候猾慙而稽顙
辱羣儒以溺冠兮何所乞之杪芒懣吾叱馭而驅之恥
惡木之余景憤皇路之遂塞兮宐豎子之鼠王固亂流
以何窮兮習蒼禮以自飭訪朝典于子雍昭南學于牖
日步清林而騁望兮馬陵縣而余睇謝由吾以不暇兮
將佻佻而未已出郟東而四觀兮感茫茫而初過尋曹
劉之戰地兮獨昏鴉之余詫趨李莊而飲流徑蘭山之
新縣覽琅邪之古城懷汲生之治郡稱高門于吾宗導

太保之波瀾蘊忠孝以佐時驤龍虎而藻翔雄宋祖之
復青燿南師其於鑠今充曹其淪胥何兵備之自弱刈
郟稻于開陽宿青駝而莖粟傷壞道之瀉湍勞余思于
轉轂逗塚莊而斜趨方一榻于古晉過東蒙而未登馳
顛輿之舊甸堂阜幽荒而寂寥兮頌鮑叔之薦賢固桓
公之忘讐亦仲父之善權信無競之在人貴倚任之實
專感君臣之至斯良萬古之所難逮夫子之聞政遂發
響于龜山屈聖哲于亂世豈匏瓜之自縣若乃經敖陽
越新甫亂羊流望梁父塵曠曖以截路石輪困而隆土
始峰嶂之疊隱覺心目之異覩蓋神斂于岱宗默眾奇

之有聚覽往籍以騰迅意猶小乎天下穹窿兮崔嵬信
廣大之載敦忽虹翕而電闢將雲胚而雷胎于時長飈
櫛溱白日半開昏光四陰元精孤體乃見泰山端然于
天地之中坐受羣山之朝匪峭峻而夔崇羌渾渾而茗
茗旁蜿蜒而蟠拏已培塿其嶮嶮勢崩角以屈伏猶未
到而氣消神哉斯山宜專名矣若夫荊州之南有山九
千仞其名曰衡奎乎宅于明都惟余昔游于霍宮其體
大而氣尊負青天以盤雄冠千萬而首出旁岌業猶未
甯虔烈烈如武湯燮萬邦而清明於今乃見堯舜之揖
讓垂衣裳而化成以心見萬物而莫之敢京育生氣兮

浦濩鎮乾坤而奠平永託中而御樞爲四岳之所兄七
十二帝倚以爲通天之臺惟

仁皇及

高宗駕百靈以東來圖明堂于神郊受昊命而燔柴陋
薄躬之不逢稱典引其靡能錄第伯之儀章躋十宮而
晨起彼雞鳴而虎步吾固須乎印友辭奉高而望嶽勢
百里而猶走巖風鳴而金縱若虬闕乎我後出長城而
崎嶇景旣夢而又想濟南秀兮層山雲縹緲而可掌入
長清之北疆轍佃臺與張夏稽石窳之故邑嘉造次之
嫺雅盧城廢而高亾知世族之難恃博陽都而田敗信

建國之失紀輪輒鑿以困車聞茲路之僨驂譬夙沙之
殺馬越險隘而跛迤投杜廟而始秣渡漂橋而訪沛濁
河盛而奪清豈消長之在否流汎衍而殃農兮歲浮民
以爲魚憤佞臣之委隨兮謂毗力之自渠今五載而橫
暴徒灾邦而蹙國咨窮黎之遘衰又兵旱之靡孑傾國
本以欺天兮甘諂蕙而厲今傷肺石之無聽兮對羸老
而淫淫抵耿濟而懷弇通道厖而廢戍過晏城而景嬰
愧狐裘之華嫖賦北門而仕暗尙何君之能顯悲陳鮑
之乘除賴晦德而獲免踐馬頰之絕津顧禹城以銘功
懷播河而終湮恐神變之屢窮奚李銳之浚邊淪平縣

於洪濤橫四戰之衝遠紐南北之樞杓何三河之豪健
兮今直爲此靡曼也豈傑俠之沈躡兮固漸政以自誕
也齊謳急而弭張兮胡民俗之無恥嗟四維之陵遲蓋
上教之失禮曲陸臨于河涯兮願覽古于平原保窮城
以螳拒兮操卷甲以破袁昔曹公之論兵兮謂道御無
不可乃紹尙之乘勢兮卒堅深而自墮羣鷲峙而鷹鷲
兮貴多算而待時皇棄險以資人兮仗太阿其倒持今
雄衝唯德州兮尤上京之吭嗙控齊趙若要膺兮彼南
漕之所歷在唐明而爭衡兮有顏守而棣攻鑿近事于
馮李兮幾蛇食乎上邦疇典城而蕭蕭兮車入疆而若

虛疑神州之衛單兮又牧令之荒蕪出劉廟之通達兮
想侍中之治厯測歲實于斗分兮亦疇人之所則晡停
鞍于故菑嘉亞夫之受封欽世宗之善任平七國而告
功景撤著以慢賢反咎色于怏怏不遺老以輔少徒媚
功而失賞壯存審之破梁捍河北以歸晉慍束手而割
燕不一載而受釁天命不可以妄干猾夏不可以久忍
經逆豫之故邑呼徽欽而默憫致庸夫之徼位知八柄
之久碩雖凶醜之自僵墮皇綱而夷晒過富莊而濟洛
赴交河以吞聲接滹沱之尾流愁春澌之欲冰念共人
之安處董遇時而陳策投舊鄭而揖邢懷高材之仕北

怨公車之不徵將銜玉而媚工勞干士以並馳恍三問
之難逢旣而晚于商林倦而有夢見若褻衣峩冠之徒
揖讓而進者數十人如知余之所慍乃稱古以曉今謂
賢智之奔命譬蓬轉而趨風故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彭
聃最逸晚投流沙且南北之遷羈猶歷冬之有夏張衡
愁于河閒毛萇老于田家壽王暫申而俄摧兪伯久約
而長嗟允被史荆熊授經窮蓋獻王之好儒僅間世而
一榮汝何媵而自矯羌獨怨于此役持布鼓而鳴雷睨
燕士而見忽假夢爽而告余醒嗒焉而忘送明甄轡而
虔恭鈴雍雍而徐動彼羣雄之馳驚固匪余之所睨茲

賢達之朽榮亦隨化而余位過任邱而辭趙追樂生之
入燕渡連橋而宛轉寫激空于漪漣聊舒襟而一娛兮
若游泳于故川悲貧漁之凍卷兮樂操罟于湘壩尋易
京之故塹兮哀恃險于百樓三百萬穀其委人何政事
之不脩功橫絕而驚人猶震怖夫季龍苟乘疆而善守
亦何國之敢兵慟燕州之一陷故華亂而夷興吁中國
之制外惟尺地之必矜允著蔡于百王尤勞思于柴宗
蓋夷括機以伺便盜燎原以逞心盜近輦而尙淺夷叩
關而已澗苟一失其樞機聖欲收而不勝此明成祖遠
略而都燕

章皇循而至今也遵畿南而嘽嘽薄固安而已暮瀕桑
乾而涉凌欲卸車而聊佇嘉茂先之博物仰三台之離
處雖韜文而抱忠曰定傾之匪裕危勁草于衝飈竟隕
霜于幽路駭長星之耀威稜豈污乎天度僕貪涉而兼
進又夕趨于榆堊行悵悵而亾朋陰林樹之弭月惜廣
漢之久無野桴鼓而時發詎京兆之難治患權淆而官
闕野叟老而知政又告余以秉鈞想乾雍之隆規悼余
生之不辰勞與悲具有涯今懷古其無垠顧方圓之異
投願趣變而驚人霑緜露而旁皇夜不寐以向晨誦魚
藻于在鎬乃肅容干

帝闈旣邦畿之知止解余驂而偃輪念班氏之有作雖
不敏而願遵壯潘生之抽思意疊疊而成文若夫說山
川賦京都徵昔獻揚鴻謨非勞者之所歌將詞達而義
誣獨杼柚于余懷冀因事而託諷憑朔風而儂焉鬱幽
篁而終詠粵梁鴻之五噫誠聖漢之所求召賈誼于洛
陽匪事勢其曷諷諒抱慚于二子託文詞以優游恐薄
旅之終棄藉曠覽以寫憂

會試萍始生賦

有一佳人之當春兮蘊遙心于曾瀾澹融融不自持兮
又東風之無端何浮萍之娟娟兮寫明漪而帶寒隱文

藻與冰落兮若孽秀之可餐苟余情其信芳兮豈猶媚
此香蓀覽生意之菲菲兮蓋漾影而未安退靜理夫化
始兮悵結帶以盤桓夫其輕霜夕零流澌稍上涵雁別
羣孤鷗辭浪眇遠思而凌波閱寒泉而增悵遲榮華於
初歲各含性而相向極千里而懷春始臨江而一望彼
隨流而靡傾悅芳碧于新漲微根萌而已孤懼飄泊而
無傍愧薄弱之易生敢希惠於和暢因熙陽之潛通始
寥落其如星旋引蔓而相牽雖少蒂而自榮映水痕而
微綠借遠山之餘青縈桂楫而暫開迺無心而合并信
難進而易退若將流而更停挹芬葢而見遺謂瑣細之

文集
無成荷太液之餘潤尙何歎乎浮生昔季蘭之齊絜詠
南瀕而徐步比清真於芳春蹇不怨此遲暮生無微而
不遂在始節之自固儻緣竿而隨緡終見棄於中路願
容與于平流任風濤之所遇浮江海而不沈游清濁而
無忤豈汎汎以全軀惟依依以保素奚自感其飄零云
華季之易度亮生機之不息幸懷新以代故奉甘實于
哲王庶無譏于落瓠託蒞藻之忠信豈徒閱夫時序

咸豐十年會試天下舉人

天子命大學士周祖培爲正總裁官二場試五經義至
禮記獨發此萍始生一句案其義例說數十言因

明白矣而功令限三百字以外乃作賦一篇又禁挾片紙不得錄彙旣黜落領卷故題爲會試賦云

牽牛花賦

并序

牽牛花者蔓生蒙龍不任盆盎之玩待曉露而花見朝日而萎雖無終朝之榮而有連月之華豪貴之士將晡而起終莫能覩也湘綺樓前往架植一叢花時侵晨對婦曉妝乘露簪鬢明麗清豔蓋名花五色翠碧爲絕胎於初秋應靈匹之期故受名矣又采花浸泉爲染薑梅備尊俎之薦案考圖譜長沙又謂之薑花是也予去歲游京師寓愍忠寺南寮此花娟然雜

於蔓草今秋在 祁門軍屯城西荒垣舊井閒叢發萬
縈而賞心寂寥 莫能一顧客居涼獨頗乏攜手之觀
彌思故園知其 孤秀譬猶幽蘭之芳不謝於無人萋
楚之華豈樂於 無配也嗟夫自我不見於今三年雖
非淮橘不遷之 情又懷漢柳今移之恨物微感多遂

賦之云爾

余旣悅幼服之 恆榦樹蘭蕙於畝畹惟茲秀之緣延蔓
總翠於茗本感 佳秋而微芬孕麗容於藍琬邊旋醜而
如覆澹白逸而 遞管葉柔絲以就握趺承風而款款逗
殘星而始碧浥 濃露而愈婉冠容媚以獨世何紅紫之

足澹至其遺芳抱珍託素無凋旣當春而彌退乃避賞
而自脩夜幽寒而益潔秋深靚而若憂乘天地之復清
練新情於窈慟厭人生之浮榮物競曉而獨收信運化
之不凝曾不可乎或留葵傾曦而已勞蒲聞花而無迹
非清士之厲操豈充玩於朝夕美人娟而欲采蓋斂望
其空惻俗奚慕乎不見諒無得而彊惜當淑乎之晨妝
惜秋窗之旦開色曖曖其初分澄桂苑之明苔襲羅襟
而薄涼朦豔影其臨階依翠鬢以鮮芳恨將別於瑤釵
旣恆賞其娟娟傍零露而摘腴飭齊敬於明發悅初英
之未渝勞玉手以承華華的的其在裾素盤潤於清泉

澹紅影其如虛點薑梅而相瑩又芳蘊而盈盃配蘼藻
以羞神及仙隱之嘉蔬何舜華之足榮徒日暮以跼蹐
惟斯質之余美儷同心而增眷秋無期於遙方爰應節
而自見桂留人於他山非余懷之所縑寒獨影而難竚
雲河低而已轉翩翠衣其將從若玉階之余媛念緇塵
之不淄曾三宿而余戀委幽顏於下國將惆悵於理賤

謝哈密瓜賦

并序

哈密瓜貢自西域登于

玉筵非近貴大臣莫得受

賜其名震於本朝通于四海文人詠頌以得嘗爲幸誇

其鄉里者蓋不可紀余以公車留於京師從故大學士第中與分半蒂又山東巡撫見餉一枚深求其味玩其香色至五六日旬時矣既歸鄉井因暑盛削瓜追思其事恐後之迷者隨俗而稱方今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若道不由庚此瓜將蒙竊嘉號遂作賦嘲之其詞曰

漢武皇帝旣席盛業功德淳沸冠於禹湯乃作上林苑三百餘里珍木瓌果載籍之所不述者駢闐排闥萬樹一行幸有南越之桂苦有蜀蒟之醬甘有王母之桃酸有蒲桃之漿五味淫溢滌醒解涼方朔不得竊樂大不

敢嘗乃以夏日避暑建章使大官進冰尚食副瓜絺巾
既撤玉盤方舉帝色有不懌召上林丞榜之一百趣召
博望求於西域役死者數萬得瓜一石橐佗負載千里
一息至於御前蒂尙未黑水若浮匏刀若畫雪香散四
坐味已入咽甜若嚼霜爽而無屑寒若照膽鏡肝肺漑
漑煩豁氛靜其品第一羣臣見者皆呼萬歲議功立名
因帝寵嘉越來自西以謚此瓜三千年後徧於四遐有
東有南望塵奔波中國聖地長養精華燉煌故邦產無
餘粗逮我與公半華又山東巡撫景翰一外神清受命化覆無外漢之絕徼曾不出砌於是驪山博

士論瓜之黨有逃於發機者游於夷中好爲游說稱道
瓜美以風夷類椎髻高鼻深目醜種習又良舌未又
皇帝之仁義棄弓戟而荷耒耨率其婦子種壅耘溉以
博士狃於溫谷欲救其敗故瓜熟必十月然後入內名
從主人號曰哈密如野獻芹口慘鼻螫而

皇帝受之以柔遠國時賜近臣以示來遠物而已爾其
爲狀則猥瑣宛轉擁腫卷曲墮似敗絮重贅多肉皮則
不堅不柔非青非綠以爲黃瓜又不可熟瓢則甜比敗
蜜厥氣生腥榨之無漿含之不冰黏滯軟澀狀譬膠錫
圃中南瓜正可爲兄曾不自恥而貢於京則有膏梁餘

子食無正味問其地產而轉自相貴乞分十一爰祭爰
餽或田舍諸生官若侏儒榮其得賜懷持歸家反復疊
傳曾不敢咀黑腐敗壞猶欲爲菹又安敢毀譽乎夫名
價高族依託附屬沙漠朽壤敗土礮确藤蔓牽引鉤帶
樛葛習慣僻陋偏起阡陌罷牛憊馬籠挂繩絡車仄擔
踣因緣而進者家家以爲隨珠人人忘其魚目或葉底
瘠萎糞土未除髦酋上疏薦登御廚他國劣種微感地
氣同車而進不蹕而至而狂穉昏蒙輕薄之士望風承
旨揆頭側耳搖脣嚼齒尻高足痺目未及見舌未及舐
手未及捫口說其美使老圃迷惑婦子咨嗟楫樓入土

匏瓜渡河東陵故侯矧敢疵瑕瓜乎瓜乎不亦過乎若
一旦
天子彈五弦之琴求解溫除渴之用玉盃金刀以待苞
貢則此瓜將永屏塞外爲田夫所羞種泣而自責愧而
入甕

湘綺樓文集卷第一

文

桂陽陳兆璠校刊

湘綺樓文集卷第二

長沙湘潭王闔運字壬父撰

奏疏

擬李鴻章陳苗事摺子

臣伏蒙恩旨授爲欽差大臣節制川楚援黔諸軍許以便宜調發受命以來夙夜祇懇辨理大略屢經奏聞今眾兵竝集戎車后行戰撫之宜形勢已定願有愚慮在戰事之外者言之則非朝命之所及不言則非臣子之至誠臣受寵逾涯託寄至重千慮一得不敢自匿謹就所聞見者上之朝廷儻蒙疇咨審其利害則苗疆幸甚

天下牽甚臣嘗曰爲蠻夷之於中國也有外有內其在
外者如今俄夷諸邦有立國之本可曰德綏可曰威服
者也其在內者今諸土司及歸流諸苗徭自古介居中
夏雖有酋長而無君臣不可曰臣民畜之者也苗之爲
患自顓頊以來其與內地土民雜居毗鄰五六千季而
風氣不通雖復聖君賢臣惠教霑被海外重舌稽顙來
庭獨此近甸二千里苗蠻之鄉不聞慕化而自致者則
其徒爲形侶橫目之民而非稟五常之秀者彰彰可見
矣堯舜重熙始能施分北之功我

高宗列聖絜洽始克定州縣之制自餘歷代莫不羈縻
自漢至唐州郡握兵叛則討之希煩命將自宋迄明始
出朝臣總禁旅若攻敵國焉然未有千人成列之陣數
百俘斬之效也師徒如林而苗輒以數人挑戰鉦鼓震
山而苗又以婦女詈師極泰山之覬歷虬螭之卵勝敗
之數誠亦微矣就羣蠻所最稱服者莫若馬援援之智
勇冠於四七揚兵交趾昔斬徵氏非不習瘴厲之苦山
谷之險也然而谿蠻守隘士卒挫銳曳足土室坐望鼓
譟以建武之初盛政事之修明伏波之重威兵餉之充
實將吏之用命沅水之平利自請效命嬰鑠被鞍如以

兵論之雖有韓白之將秦楚之兵欲拒王師必無幸矣而當時羣蠻曾不驚擾優游而待之何其暇也及夫援以疾薨兵將瓦解情絀覩見蠻已輕漢以兵覩言之則漢兵燼潰蠻將深入荖陵長沙必爲寇場荊州之危可立而待也然而宗均以監軍之職非有元帥之尊呂种以沅陵之長曾無牧伯之貴竟入賊營爲置長吏斬帥受降羣蠻遂平又何神也凡蠻事如此難可逆料是以漢朝鑒於其機遂委權於州郡二千餘季不煩朝兵及宋仁宗乃有命將征討之事國威大挫事具宋史元明呂來莫能得意然其著明者每當大將潰敗之後羣

蠻從無深入腹地之事以明中葉之不振猶僅僅及偏
沅桂陽之邊耳苗不足患最易知也又以近事論之自
咸豐初苗已蠢動值時有洪苗巨憝張賴羣醜天下用
兵未遑大舉貴州阻隔幾二十季然而省城晏然鄰封
無害忝歲湖南大發援師榮維善提督重將黃潤昌監
師大員一戰而死全軍潰散當此之時苗氛必張至今
一季未聞軼出又當川楚未暇援黔之時黔事不戛戢
川楚合兵援黔之後黔事不爲彊且貴州撫藩坐窮城
之中日日已謀食爲亟兵力之弱不待問也苗果爲害
何難蛾聚曠日彌季反戛開通學臣考官輶車順軌比

之髮捻情甄縣絕臣博訪議者咸謂征苗有四易有二
難苗無酋長不能征役募人拒戰選士百金統將月餉
至每費四五十兩購斬客家一級十五千而素無府庫
商賈之積兵費斂於比戶科派繁重怨讟內興始聚數
千者今止數百黨羽離散此一易也約束無素威刑不
施一遇輒奔各不相顧此二易也苗性頑愚無子女玉
帛宮室膏腴之戀誘之易降降卽無猜少利餌之就驅
如鶩虛聲馳檄千里響應席寶田駐軍柴頭而清水之
南乞撫者五六十砦此三易也黔中雖山嶺阻深苗不
善守又不立屯堡不據城郭千百戶聚居一砦外無壕

牆壘土尺餘袤一兩丈穿洞爲門卽爲一丰全似兒戲
不勞超越此四易也我軍淡入不習水土一里之內數
四涉水疾疫易起餉運不繼無糧可因不能持久此一
難也我出彼竄我歸彼出風雨暮夜時時狙伺山谷叢
襍無可搜防此二難也今以臣兵甄諸將才忝取餉東
南糧運可通而以赫赫之威威無所陵堂堂之陳陳無
所列羣苗潛犯大將亦一人之敵耳譬猶縱鷹隼於鼠
穴身且不容何搏擊之用乎軍士避瘴一季之內當按
兵半季秋冬進兵縱達貴筑明季春夏歸路又阻然則
二難可公其一而四易之效未可收也夫羣苗種類必

文集
不能絕欲其不反仍須撫定撫苗之法惟有二端土司
之制卽蜀臣諸葛亮用孟獲之意也歸流之制則鄂爾
泰張廣泗所秉

廟算於

世宗

高宗者也歸流則竝無酋長積重之甄較土司爲可久
安然牧令不易得人亦較土司爲尤難定臣竊料東南
蘇息未幾物力非雍乾之時若連兵數季大定羣苗糜
費億萬恐無大益今欲安輯苗疆開通黔路莫如暫撤
貴州省官駐於偏沅以牧令統軍以軍將兼牧令隨宐

所置先定貴東羣苗復業土民休養步步而進乃及貴西其雲南叛回情異黔苗

皇上已敕督臣劉嶽昭刻期戡定雲南若定川楚無警貴州全省計日肅清佻無庸調發大軍爲援黔之說也師名援黔則戰勝之後當卽凱還黔中守令不容自置是則黔撫受任方面而全仰外援而臣等總援黔之師亦終爲客兵也前此諸臣不容無見及此者徒以黔撫畏退縮之罪故甘苦孤城而不辭統兵大臣畏避事之名故兵挫而不退愚臣禱昧竊有疑焉伏念臣以一介儒生年未五十揚歷封圻初無寸效列爵五等仍爲使

相糜軀裹甲莫答 鴻慈避忌不言是非大臣體國之
忠而重負

皇上所曰任臣之意也今議者或疑移省貴東近於示
弱而削地則遠有賈捐之議棄珠崖近有袁甲三奏移
皖省古事今例咸有其比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軍
機王大臣及各省督撫通議移省補官之宜以爲一時
之制俟寰海鏡清仍復其舊臣爲安輯苗疆長策起見
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皇太后聖鑒訓示謹奏

陳夷務疏

臣聞安危之計天子所與庶民共者也未有君憂而民樂下榮而上辱者也故曹沫一匹夫而代肉食之謀臣其人也今日之急皆慮夷務臣竊觀古今史籍所紀及近歲自庚子至於庚申二十季中每有邊竟風塵之憂羣臣吏民上書言事者無慮萬數雖得失不同要必有休戚與共之誼伏見

皇上卽位以來邊患尤切輦轂之下蕃使錯居忠誠偉異之材明哲博聞之士宐可已發奇計吐昌言叩閭闔陳經濟上已報國家養士之德下已垂後世貞諒之聲

而十一季中海內寂默忠言切諫不論徙戎惟獨
皇上與

皇太后宵衣旰食於宮庭之內二三大臣深謀密計於
巖廊之上自餘談士卷舌固聲以夷務爲諱以言事爲
恥豈古咎好囂而今者好靜古咎多賢而今者乏材不
然則天下之士審時度勢知其無益智有餘而忠不足
乎咎者孔子教諸梁以大戒顏淵開衛君以三徒思不
出位者君子之守也職思其外者良士之心也孟子陳
道於齊王而後知齊人之不敬故不言者非不智而建
言者非不忠也古之論和戰者多矣莫不抗言激詞譏

其主之昏悞深思過慮啟當事之疑懼不惟主憂臣辱
之諛救時振弊之策強之曰所不行責之曰所不能故
君相焦勞而處士愈橫傳之後來猶得直聲詩人之所
曰盡悴事國而傷心於諷議者良有由也祖己曰惟先
假王正厥事易曰王假之勿憂皆言危懼之時災變之
來必先寬大主相之心公其憂疑然後庶政可興明照
天下臣竊料夷國情孰有不必論者四不足憂者二易
曰其亾其亾繫於苞桑故願陳國家磐石之基破羣臣
疑難之情發古今異同之辯雖不足裨贊大計誠亦愚
者之款款也臣前讀鈔報見議立同文館大學士倭仁

所陳利弊及諭旨開慰之言私竊感激至於歎息然以爲不必論也言御夷者皆欲識其文字通其言語得其情僞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亂之迹及其國內虛實之由其最善者取其軍食以濟我師得其器械以爲我利今設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獨曰爲無益者夷人始入非曰其習中國之俗據中國之地收我圖籍誦我詩書知我國政而姑與之和也曰其船大礮精駛入海口防之不固戰而不利而後得志也卽其船礮可賊屢戰不勝亦非有夷船與水師縱橫百戰於海島又非有大臣宿將僵仆相望於礮丸連兵繫季精銳并盡而後與之和

也曰其交綏而潰敵騎長驅而不暇再整也五口通商
四國遣使我之文字言語阨塞虛實彼今固知之矣軍
食器械若強而取之宜易爲力矣然彼乃和順其貌從
容其詞曰和爲請假令中國得其船礮習其風俗遂可
曰深入其阻埽穴犁庭則易地而觀天下之憂未可量
也今日情輒彰灼如此彼猶不敢生心而我乃汲汲焉
爲它日之圖故臣曰爲不必論者一也臣又觀大學士
曾國藩覆奏天津一事言祆教之行善愚民之易動含
吐其詞揣度其平臣又曰爲不必也夫中外之防自古
所嚴一道同風然後能治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讀周

孔之書分置師儒佐我仁政則諸臣將束手坐觀望風
贊歎以爲真聖人之國乎祇教之行教堂之立但當問
其可行不可行不當問其教善不善爲法國謀者若使
中土齋六甄之文陳先聖之書入其國都宣我木鐸彼
之忠臣智士必宐守桀犬吠堯之義明國無異政之禮
守外勿聽以爲其主耳何況祇教妖異約書鄙陋兢兢
計較何關損益臣所謂不必論者二也臣又觀協辦大
學士李鴻章覆奏天津一事料我強弱策其水陸以爲
戰未必敗事難逆料而臣又以爲無益者御敵之道但
當論我之欲戰不欲戰不當問戰之能勝不能勝孔子

曰二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故弱女奮掌而豺虎
避路相如張目而秦王擊缶豈力能勝之哉志以爲必
勝也若如所言必勝而戰則是洪寇鴟張之日蘇杭糜
爛之時曾國藩困躓於祁門李鴻章寄身於上海宐亦
姑務招撫休士息民然且有有進無退忘身許國若使
用兵之時已操必勝之機力沛然有餘而後進戰則庸
夫皆可以藉手二臣何以膺侯伯之賞哉今不論事宐
而先言勝敗故臣以爲不必論者三也火輪者至拙之
船也洋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爲能械以巧便爲
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礮須人運而重不可

舉若敢決之士奄忽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況陸地行戰船礮無施海口遙攻登岸則困蹙而擊之我眾敵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乃張皇其船礮未交而已潰機器船局效而愈拙是則知武靈之胡服而忘其探雀穀信冀北之多馬而未知其無興國也臣所謂不必論者四也今之大憂豈非英法二夷乎英吉利舉兵內向已三十季及入京城然後定和江海大鎮盡爲所據然論戰者始於林則徐迄於僧格林沁皆中國先舉英夷應敵海船初來惟論和耳彼無取我之情我有防夷之勢不敵而和又已十季陰謀懷詐固無其事明

矣夫英夷之不取中土非不能也誠不利也和則坐收其利得地則勞困於政以淺譬之榷稅之便勝於官商租賦之入逸於公田商賈逐末豈知遠志雖固予之必亟去之廣州之事其明驗也法琅西志行祇教本其國俗猶恣顯之志宣釋典婆羅門之誓滅佛經是非紛紜殊不足詰假令包藏禍心圖結黨與則當卑詞厚禮以招輕俠僞貌深情以悅民心而乃好爲人師妄自尊大嚴絕縉紳暗誘愚賤閉門守關猜備萬端夫自古陰謀取國權詐之家惟恐良臣傑士不爲己用也得一士人如得一國以彼之驕倨猜疑如此含識之倫望而去之

尚安肯從其師教願爲弟子乎同文之興亦欲授徒才智之人聞而匿笑就使夷酋有長久之算懷要結之心自立堂館事已敗矣故其橫恣憑陵之狀適足以招憤怒致驅除耳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歿英法蹈取歿之地有自敗之時故臣以爲二者不足憂也臣聞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中國而外夷狄外之云者言略不深責而先自咎也非屏之海外而不與同也漢唐之禮單于來朝位王侯之上天子迎送或結弟昆自趙宋以來徒事夸大詔諭夏人卒自臣金及我

聖祖大閱帝道遠結俄國讓地約盟迄今百季神教猶

赫道光咸豐議政諸臣未能遠矚始則絕之太嚴待之太倨繼則讓之太甚諱之太淡

宣宗

文宗爲朝臣眾議所持猶聖人不能違眾也非欲陛下踵而行之也臣謂執政之失計莫過於許入香港而拒之天津爲夷患所自始何以明其然也詩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又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言以禮自防雖至淺弱人不敢犯也華元乘堙以告子反邾婁登陴以謝卻克大國於小義猶弗克況以天朝之命告海外之商躬布大信何所不服今香港之在海島比於瓊臺

猶內地也天津雖近京師亦內地也京師雖至尊亦內地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入則皆可耳不可皆不可耳而論通商者惟以廣東天津京師相推校一國之中自分畛域遠人寒心外夷知釁而天津之師至矣若使當日坦然下詔許夷使駐京之請其不爲患與今日同而恩威震疊彼無所挾知我不畏之故也知京師廣東之同爲內地而入京無益也而乃始禁停泊繼開海口初以兵拒後以禮迎皆行之於敗潰之後從之於方張之日又且廣州失守而未遑問大沽一至而已陳師彼知我之不能而始自以爲得計也和約之頒自此興矣

雖然猶宐廓然相與始終仗信議者囂然又陳危疑於是京師岌岌有日日被寇之報議戰不能議守無地

陛下以爲密備諸夷之策夷人亦知之乎果不知之乎與和不足以爲德議戰適足以示弱耳彼雖與我接居而知我未嘗一日忘戰也族類雖異人情不遠忖度其心豈能馴狎是則教之狙伺棄我大信積久橫潰終必敗盟而海內臣民徒見和約大臣戒諭左袒在夷天津之事至今私議雖

皇上亦未能正告天下以祇教當行曾國藩一請宣示而聲名頓盡矣夫國家行政四方瞻仰豈有顯立教堂

而曰非朝廷之意既已建立而曰終必毀除明與夷和而暗實欲戰兵不厭詐豈此之謂乎論語曰忠信篤敬行於蠻貊然則戰和無兩是而誠詐無兩行也今宜明告民士以朝廷力弱之故下哀痛之詔求賢能之臣奉行詔書先除祆教正告諸夷改立和約若諸臣民無制敵之能憚祆教之威官吏儒士宜先受戒督撫從教是教行也如不肯從則毀堂無罪也行教與否專在督撫其有歸過於上要譽於下妄生輕舉以詒國憂比之亂民殺則無赦不宐依違首尾以勸善之說姑欺天下使無賴姦民借口義憤驚動朝廷此殆最先宐革者也夫

敵來犯我則可論戰矣攻我則可論守矣戰守旣罷可
論和矣今之諸夷本求互市和且不必何必言戰誠宜
先絕互市待其舉兵而後擊之不宜先陳兵旅以威陵
之臣嘗讀孟子至橫逆三自反之言終比人於禽獸未
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此特儒者一時寄情之言耳何
其與自侮自伐之言相刺謬乎以橫逆爲禽獸者傷君
子閔遠之懷以夷狄爲犬羊者損聖王謙抑之德使中
國惟恃強以自立則秦皇長城過於文王城朔方也悠
悠之論千古相習一與夷接則以爲辱故召兵致亂常
在其時及夫外敵溪侵割地增幣猶不知我之失政而

文集
但恨夷之無禮也若小夷來朝仍守虛文倨傲而待之
畏強陵弱何以爲國故不可不審思也語曰庖人不治
尸祝不代謀國者非臣民所代謀也

皇上注意戰則堅言戰注意和則堅守和得其道和戰
俱利失其機和戰俱敗不甘和者挾於眾議也不敢戰
者奪於浮言也假使我欲和而彼不聽未知諸臣何以
策之而曰戰無萬全和可萬全則又何爲而密謀戰也
戰和皆無萬全又何爲而甘與和也謀定而持一說布
告中外何憂何懼故臣以夷務可昌言也且國家政令
多矣夷務非急願無以爲先也臣幼習春秋感君國一

體之諒久居田畝 天闕九重常恨終軍請纓之謬而
有汪錡執戈之志懷仲連蹈海之義而慕子貢對吳之
敏特以矻矻耕讀無客游從宦之暇恐不復挽輅九衢
飯牛國門誠不自意復隨貢舉中心旁皇不能自抑謹
釋所聞以佐大猷

上書

上巡撫惲侍郎書

治下士闔運謹奉記次山大公祖節下愚聞士之所以
用於世者非以榮其身顯其名快一己之意而已也古
之於士可謂盡禮矣觀其誠僞知其治亂觀其輕重知

其興亾撥亂世反之正算急於求士周之興也飲食幣帛而忠臣盡心其衰也牲牢饗飭算之能用故其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言賢人亾在外也世道愈亂賢士愈積故曰天地閉賢人隱捩囊而去以自求無咎者有其才而懷其寶則萬國離矣君相之待人也以爵位士之望上也以禮儀爵祿者上之所甚吝也金玉者眾人之所寶也使士必待爵位而出上必曰金玉爲餌則士以道市而商賈與君相爭權矣夫韓侯愛其敝袴燕王捐其馬骨故不費毫末而坐致俊傑者此亦今日之所願聞也湖南行省重於南服自元二之寇巡撫束手借

助民士養士之費金歲數萬所謂局紳是也文案延客
月費百金巡撫幕客是也夫呂士爲可貨而縣價呂至
之今日無貨則士去矣此非真士能謀國者也苟利者
也咎者信陵虛左以迎侯生無忌徒步而從薛毛侯生
復監門薛毛仍賣漿一旦有事犯顏伏尸曾不之悔非
信陵不能富貴之而三人之好飢餓也呂爲士之節不
可呂利誘故魯連卻金不爲矯廉荆卿投丸恐勞其手
誠知士之可貴而不苟其利也財所呂聚人官所呂任
賢今輕不貲之費舉高貴之位償已所私其色無難至
於降輿輦執鞭轡禮士於敝廬屈尊於窮巷則皆難之

何則恐其禮非賢襲虛名而見笑于民吏也知其緩急不足恃而非至誠以求之者也若曰吾姑備數而已養之而已以此知湖南之薄士而士之好自輕也夫謀國重大其言九鼎故必隆其禮順其意養其尊與之優游而澄觀之使待士之心常若不足士之受禮常若固有然後其言重而聽速心專而報切非好虛禮欺天下之耳目也己爲不如此則士不爲用國終不治夫簿書章奏之事募勇練兵小利會稽非用士之事也用士者在興大利去大害定大亂以建奇節故曰得士者不亾失士者不昌且天下方亂非徒謀國又必有倉卒禍亂之

交出奇救敗之人此愚所深憂也常游四方觀國政急其所緩緩其所急未有如待士者今節下親枉車騎再辱匹士之門有日矣議者亦怪其降尊鳴謙非愚所當承者與其或有輕量士心謂必得所求曰要利而增寵重負節下故望門徘徊不敢冀望顏色輕發其愚曰貽不知者笑也夫財之豢人也曰身禮之結人也曰心意者節下亦有所疑慮經營充輔

聖朝將謀而行者乎愚雖不才不後於監門賣漿之徒節下雖未相見不減於虛左歡游之儀長沙民士亦有扼腕太息幸遇知己以效其才捐身曰爲報者又願節

下推而行之也且士不獨賢賢不獨用拔茅連茹已其
彙征今自用士已來各自負王佐之才膺不次之遇抗
禮均敵出入諷議名參賓師權侔諸侯而未嘗特薦一
士引與同列者豈將專已獨用抑當世遂無可頡頏者
乎何自信之果而見聞之不廣也愚嘗觀古之賢者推
進所善或曰吾不如某人或曰才勝臣十倍故能宏濟
艱難已成大功今有日日求士而所得非士人人自賢
而不能進賢此詩人所以刺予聖而思求迪者也夫賢
非他公明之謂也士非他志道之謂也聞其言知其心
覩其政知其效晚近人士伐異黨同專蔽聰明已矜已

長故兵不得息民不得足人不得安吏不得廉節下恢
休休之容竭毳毳之思措施之先當推其綱知得士不
必富賢則貪競之風息用賢不必擅政則延訪之道廣
有一賢而致羣才一言而可已終身譬猶孫陽逢騏驥
造父御驟駟坐游八荒行窮九州奚假足於駑駘勞神
於芻秣然後收咫尺之效哉菁菁之莪樂其有儀惟畱
思省覽闔運再拜上
爲羅運使勳上曾總督書
閣下竊聞古之論知遇者不必蒙優蕃之惠受顯擢之
譽然後誦鴻恩稱私榮曰長託于下塵也勳于今日可

謂負繫矣自惟少壯之季承舊籍之恩權監司之任有
蕩佚之咎蒙罪已來夙夜憂憤念積愆尤不敢自明同
官懇牽連之交友朋無烝戎之悲詞綴綱厲一歲未解
雖有舊姻密親聞風自疏莫設問曲直論心迹攷功效
明罪狀者已爲不足比數之數也十州同聲謚爲至愚
俛仰返觀久矣自疑當此之時苟有貧賤之交鄉曲之
士致尺一之書通寒暑之問以達眷顧存名姓者承問
驚詫輒已爲豪俠好義士也知不可得則塊獨自守晝
仰牖中之天夕據尺榻之上屏息端坐聞聲惆悵望交
游而慚惶思外論而裴回自絕清流之波懇登君子之

門誠負覺至重不可湔祓而奮翼也平交故人然且如此況當世勲德身處高貴無執贄之階甘沈淪之分姓名猶未望記憶甯有洗錄疵賤之願乎昨者吳丞來言明公伏承鈞慈閔其冒非恢有容之懷降愔才之心不巳勲爲傾誠奇衰之人過察物情知其所由側聞驚伏喜繼巳泣感激悲發誠外無恨何者俗之毀譽也甚矣勲當度嶺之初臺省乏人司道曠官齒盛志銳臨事不讓實蒙上官假之權衡自恨經歷事淺少所顧畏徒欲展功效立綱紀承令無惰巳爲盡職當此之時封疆大臣憂于乏財利孔不一莫能補救以勲戇愚受任無難

多復親致手書躬枉高軒推誠屈尊愉悋其心況于僚屬交相稱揚智者譽其才能愚人羨其盛隆未聞一語之相戒片言之砥礪也及夫飛章上騰壽過盡章鄉之羣公猶尙在官遂已頓足痛恨羞道其名字壽所稱引今諱其論良朋移于路人舊知訐其宿讐而獨閣下矜望誤之失諒既往之迹加持平之論使勳昏蒙慨然有可已自新之機雖抵重臯猶免于小人之恥譬猶朽株之飾青黃弃石之荷彫追豈非意外之遭逢生平之知己乎夫士不幸爲舉世所非笑自顧無解免濯滌之道得當世名惠獎而進之此其感知終身不忘者也拯其困

隄加之敬禮知之次也觀之于微而發其名聲抑其次也合意氣廣推許又其次也若夫因一時之倚任私一己之恩德拔擢登進望其效力雖復受賜稠疊身家饒裕致位顯要揚名天下感恩有之知己則未也何也以其喜怒生于一時而是非在于俄頃也且古咎貴賤之交實同榮辱之機是已故人朝升而良友彈冠時相夕貶而黨與并空今也不然此舉于外彼劾于內昨奏其臯今頌其功者相望矣朝廷已貴臣爲轉移大府已嬉戲爲舉搢勳誠不材未得臯于父君乃已參疏逮問耳尚用之不爲恩或褫之詎爲讐哉方今多難之秋需有

用之材幸竊早敗得增節慮困辱崎嶇固勳藥石之資也若乃進退顯晦之故愛憎用舍之私誠國之體綱大臣所當憂又何設爲明公終默乎伏逢上知瞻望屏營慕含一之盛德欽三聖之恩厚所冀明公重臨巖廊推憺士之心灼見任事之難則保持曲全寔濟海內又非勳身所私被福也待讞臯臣不設他有所論謹抒其誠感略申區區致欣慰之意以期自立于道少不負明公之正亦庶幾邴生依林宗兀者見仲尼晝日之失可不遠而復乎臨啟悚息伏惟少垂省覽

與曾侍郎言兵事書

六年春正月甲子王闔運謹寓書滌生侍郎節下愚聞
局一隅者不可曰究冬黃之宅守目前者不可與論古
今之變長平敗而衛議顯良造貴而趙說廢非議之不
明言之不切也事方得意而兆釁未著故兒言易進而
淡計不察愚嘗伏居隱惟當世之事觀大臣之成敗列
省疆弱民之疾苦日夜念此熟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幸接顧眄奉明教虛意垂咨已啟百一之所得相知者
厚矣雖亡生平之歡同心切磋忠告之分獨遇非常又
非有畏罪避网而不敢發也然而遲回旁皇進退而不

洩將言卷舌臨文滯疑者何也慮一不中爲智者笑夫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非獨暗投按劍之患也投之其人
知貴重之爲珍而藏于緹櫝不得充大廷登上服則贈
焉者其惠不過千金而受之者其功不出於尺篋愚竊
痛之伏歸曰來承荷嘉問不絕慰勞揚之眾坐誠不自
意得之如此其深也古之人有感激一言而效命白刃
信陵虛左而侯嬴刎買漿一遊而公子歸當今之時海
內沸然烝黎逃死區區之身材野之朽壤耳不恤一出
曰酬明知而愚又曰爲無益何也今之患不在盜賊所
乏者非運籌軍旅冒刃赴堅陣之士也誠使闔運一出

而備麾下充什伍猶江湖之乘雁飛鵠之一毛是曰拒
弓招而不疑自引退而無歎所獨自念竭知盡言少裨
當時曰佐高名附大計惟節下少察焉知言者不虛讓
臨事者無多諱若自貶其說不如緘口之愈也誠自知
其無當必不曰嘗於明賢之歿也凡所欲建議皆私曰
爲切要而無過賈生有言無曰易此願長涉遠慮端志
壹意而聽之徐樂之說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
瓦解爲國者誠審其患之所在而遂勳業乃得而言也
盜賊絲蔓割據郡縣大者亘數千里近者橫一鄉當此
之時賢能親臣奉

天子詔討伐羣盜名正氣壯鼓行而奔算或有不當勢
或有不敵百敗而不挫屢屈而不撓雖曰暴秦之餘章
邯庸材陳吳之眾掠地之廣發驪山刑徒曰擊山東六
國宿將望風而靡由此言之弃金陵而不爲弱空安徽
而不爲乏劔江漢而不爲僨天下之大力之所爭固
非此數千里之可削而盡也此猶夫瓦解之甑也兵革
不息於今六季矣

聖恩湛濺浹於窮閭賦不益入徵發不行百姓無廢業
而民困不歎者財匱于轉徙甑窮于捐輸一邑之富供
十郡之求一道之財濟數道之急席業者對畎畝而戚

額服賈者稅釐金而變色人人不安其生悉空家財而無救寇至故武昌南康之師未移寸步而江西湖南祭又竭矣勸捐之局踵賊去來來不能拯去又繩之里語曰官官相爲官高者賢但聞蠻官不聞蠻民每議一事先問權貴五品曰上氣陵郡守七品曰下側行縣門苟被章服必與官事國人囂然莫敢言非又或商賈之豪黜僧之才結識道府節掌局務不問能否不恤民怨寇輒愈張官力愈弘公局愈興民困愈崇掎克者能捷足者登雖至破敗又不加責此其尤倒置是非黑白不明者也夫是故民不信上而財不弭患穀盡而軍食不足

賊過而休復無所夫盜賊者貧民之變計也洪逆之事有明徵矣今不鑒其所已然其未發者窮苦無告怨謫興矣則是已然者不可追而將然者不可推也平賊之要領未得計絀方匱又必有變縱不橫決凋喪可立而待也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無三季之蓄者國非其國也老弱瘠立丁壯剽奮富民塞心商賈裹足農穀格廢此所謂土崩之覩也民困而長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刻日息兵國本固已殫矣若猶未也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且卽已戰論故未可戰也兵恣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搏利于外必遺其內言根

本之宜固進退之得自制也古者曰民爲兵空竟而發
之後世不能析別其號養之曰重糈虛食而不調者或
終其身尺籍伍符案召而責之於彼自知危道而貪利
不忝者我先有曰告致之也兵制廢而國執弱法不行
而權術生召羨鄉人噉集亾賴湊成一軍號曰爲勇崛
起市井跳身行伍素不識法令步伐金鼓陳列之事無
恩信相結生於顧愒之道得錢數百受顧數日隨東隨
西時忝時來勇者蒙好義之獎逃者非叛亾之例朝食
餽而夕受於非仁者之所求也欲聽其逃則法不立欲
遏其忝則情不順譬猶父母之養驕子主人之挾悍僕

利盡則散，執敗則去。幸羈縻耳，慮非帖而服也。若是則何已？成勁旅，勸於士哉。行百里者，宿舂糧；行千里者，三月聚糧。今勇日有贏，餉日有縮，擁兵境外，仰食督撫，一日不給，怨禍總至。無半月之資，必無長久之算矣。無萬金之羨，必不縣百金之選矣。士氣靡矣，援又不繼。夫自古今行軍之地，用兵之善，蓋未有謀勝而不謀敗，可進而不可退，如今日者也。數萬之眾，雖甚精勁，一戰而銳衰，再則氣竭，三則鋒挫。矧況挾孤縣之執，臨不測之地，奔命數千里，寄食他人，損一卒，卒不再活；失一將，將無可更相持。數季力盡，能索孤忠三嘆。中夜不寐，身危師

搖可翹足而俟尙何枝柱之有誠知其危懼忍而安之
非謀國之忠也任無他移權無二假不曰自命繫重而
全圖之上負

明詔中畔理學非鄉人之所望也及今不爲遂無及已
曹秋之義責在賢者今君禦十萬之寇揚旌湘潭鳴茄
岳陽拓地二千里肅武漢恢蕪黃大捷田鎮斬虜數萬
功大盛矣歛兵南康分援江湖克廣饒勝湖口洗兵義
甯再復崇緇羅山曰偏師旆旆數十大捷能夷章矣東
南喁喁非君何望今君乃曰不可恃之事僥幸萬一非
所曰爲慎也一移師而棄功持寇九江再失大都非所

曰爲威也分兵擾攘水陸不顧裴回彭蠡戈船不出者
一季於此矣今又必待楚軍之凱還堅城之自下是河
清之期也整旅而出江面遼廓豫章之積連舟而就軍
江漢之師忍飢而待食安慶江甯陳列天塹今季不復
明歲不下節下欲舍此安之乎士卒日罷轉輸日空前
不自浚邊無可立鞠躬盡瘁無救大事論史傷悼當時
矜憐上下不諒勞神焦思不足曰杜議者詩曰于嗟闕
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以詩觀之非所以爲
伸也民畏于寇無所歸夙委積之具盜之外府不務拊
卹保障其所自存今君又左勸明劫非所曰得人也君

又倡鄉人之氣曰撓州縣之柄搯紳之士濟濟翼翼各
威其鄉陵富挾貴仲尼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此數子者非均安之政也內視民則醜顏而疾
晉外曰待寇岫嶠無處君之匍若朒贅而匏繫泛江海
而無維楫尙將欲戡亂息民乎非常者非常人之所能
爲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孔子曰爲失人君何不爲非
常之功使言者無失人之過覩利害料大計必厚集其
陣而重固其本今之匍本務於籌餉取于官而不給仰
於民而損下因循需時供張不周則萬事不立愚曰爲
今之財有三可愴而戰士之餉不與焉一曰官吏二曰

團練三曰防堵官吏之弊易知而可言者也今自倡行鄉團之說民無盜賊之累而先有團費之擾一甲出穀數十石一邑一歲率斂穀數千石人置竿木家縣布旆號爲一團強而後入籍未聚而求散此微論賊至一夫妄號而千團瓦裂矣故團之效可昭昭而覩然而日費唇舌坐銷錢穀歲一斂聚民不堪命一縣之費大者數萬少必數千徒足曰供酒食耳木已朽也又交斧斤而伐之財已乏也又多門而出之川已竭也又四注而泄之下曰團練耗鄉里上曰防堵便州縣縣必數局局必數十人器械火藥鉛黃之制薪水鹽米之額采買者割

腴而讐窳坐食者日領而月支一聞寇至各鳥獸散一聞寇去則蠲慕而蠶聚矣媮民而飽奸積貲而齎賊財用坐窳曾不之覈但無請餉卽足已報最而顯能矣粉飾之弊釀如今日事窳執迫猶固結而不之悔委過盜賊歸於天數不遏其源而欲抑其流豈不哀哉今請一切罷捐輸釐金鈔票官錢之法而專務田賦兼行官商則弊輕而可久何已知其然也夫有國者積弱不足已行苛政欺民不足已取小利故今日言利之術惟有理其常稅而已丁漕常賤本給國用分應不足專顧有餘試合一省計其要隘多者十餘少乃四五地廣不百里

而屏帶數州守險而重扼之險內可無事帶甲而安枕也兵廢不用而虛支浮領此其尤耗費之尤者也今誠壹意練勇要在選兵擇壯汰老皆爲可用明賞設罰士新耳目然遂合計守戰分屯四境重餉厚犒軍無畱賞江西一省收貲自供歲可養五萬人湖南收資自供約歲養三萬人戍邊保堅互相成軍多或七八千少亦三四千人人不憂食餉不外取彼束於法制故可籍而統也嗜于利覬于賞故效死而勿吝用力專故守嚴守嚴故備不分備不分故他不擾虛名之團不必練奉行之局不必設懋貨不易市農女不輟素彼各有所恃也夫

如是督民納稅不爲急利除吏之蝨取其正供催科易爲力名減而實增矣省轉運之勞無請餉之奏

主上無外顧司農無仰屋事便而權重矣各守其疆專任牧令足兵足食嚴罰從其後而人自爲守矣聲甄絡繹互爲其援軍氣百倍內變不訖已其暇修飭器備訓練卒徒日增新兵已休戰士師日益力而軍恣行矣進可以縱橫趣利退足固守賊無所掠扼要而制其命計長久待可進安民志而不致于人矣江漢旣清九江復歸兩湖之粟方船而下三楚之銳超距而赴章貢之鎡循期而屆三江之地寸步而守斯要握而形便本立而

幹疆招徠鄰封開通道路權貨而行官商已有易無已
私濟公萬民熙熙不知苦難起上遊而全東南輒無便
于此者然而茲事體大非刀筆之所謀也難端鉅而格
例甚雖勇者固不肩之方今潯陽派江殆千里蘄黃各
縣毗安徽截補殆二千里袁瑞橫延界及甯崇亦不下
一千里茶陵迤西巴陵迤北又各數百里今辰沅又見
告矣兩湖江西中間不合如礪數千里中枹鼓日夜相
戒而君曰二萬人縣其一角君又不急收創夷改弦而
更張之重樹其本日繼其力卽下九江君當何從出師
若分水陸趣安慶取驛道持輜糧入重地賊斂壁而守

坐食一月挑戰不得轉運無出土卒自潰取食江西則
江西謝責取食安徽而安徽陷破猶將回翔厲兵孤注
決勝明示必死如項羽鉅鹿之戰乎君必不能也若越
長江悉樓船專力水戰駕航衝波陵濤馳驅呂合江南
之軍登陸不能戰舍舟則死是百湖口之危也君又不
敢若任賊突犯獨守己軍就糧而食規利而進荖昌魚
爛南昌戰栗桑梓呼救告急之書移日夜相望廷寄督
責執而無屈士卒皆鄉人悲歌思歸進卽俱敗不進不
可猶能制命專主如亞夫之委梁上抗
天子下扞物議孤守其見呂必奇功君又不能也君若

弃水軍爲奇兵改道饒州冀通池甯婺源奇險坎坷塗
間軍無裹糧之便將有輿轎之費睥睨虛道已試奇策
此慮勝而諱敗瞻奔而忘遠也君必不設也然則湖北
不清江西不平卽君之軍一日不可得出今不資三省
呂爲本卽將何歸君徒欲博後世之名呂一身嘗天下
事耶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猶諱而不言坐待時變避
難直言羣疑眾難交戰而不決外示鎮靜謂有別計此
愚之所不敢擬也今之計必詳奏隱細極言利害陳民
疾苦與寇之所呂盛乃請
聖慮擇親賢大臣各專一省悉破往例不由部議獨戒

堅守慶讓曰地保境自給上不責解一切牧令皆得奏
用省無益之官練有實之兵嚴刑信賞失誤者死但責
大綱不苛細故賊所未犯曰時整飭理財治兵上應京
師當賊衝者先審己力乃後合謀出師擣虛而擊又于
淮北特設重鎮選常勝之師佐京營之兵日夜練習使
知戰事堅壁積穀曰衛中原蘇杭之財曰充軍實向張
勝袁曰彌空虛楚師虎踞曰臨江皖規畫一定賊必歸
死即逸而出如釜魚遊沸羹之中何足慮哉且夫亡羊
而補牢孰與謹牧而蕃育閉戶而拒敵孰與課戎而疆
索損虛名而收實利至便也撥難豎幹慮至遠也民無

逃亾衽溝而宅壑至仁也連帥控跨帶甲虎視至威也
罷賤權停助餉棄錐刀已示國體至廉也因寇而詰兵
申命而彰罰至老也料于未然先發而制之恩自上出
功自下奮至達也兼七策而不失拓萬世之長利康復
之望速功名之士起語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其所重
在心腹所輕在枝體也故曰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痛
未甚于斷腕而治先除于蹊盤又何苦而不爲此且舍
此則亂爲此亦亂然而痔之亂無可制後之爲猶可不
亂斯誠志士之所審而明識之所宜先也若夫抱不測
之禍以要毋望之事持不可必之說曰緩

主上之憂愚竊過之雖然今之言論節下所得言而已
固非節下所得爲也夫政本在樞臣權在督撫不得其
位不行其志幸可陳達冀萬一之悟而拘牽文義引嫌
畏譏蓋亦非節下所自許也抑又聞之言外者其意淺
內言者其思深今閩運所得告節下節下所得告
天子亦言其外而已術疏識麤得毋爲深思者笑乎詩
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惟裁省萬一

與盧生書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是呂裸壤釋妣氏之冕劍庭綴
蒙吏之纓違謝故域之中託麗埒井之內而欲標舉異

趣矜飾夙情旁左環觀危于瞰室疊踵盈堂而高明不
悟迄夫洞幽眎之而後知其危也遼廓之情心傷瘁矣
雖有漿鄰如何能隱乃有察聲見許訪景爲依將翠禽
曰陋儀指丹鷄曰證絜破二釁曰成信召千里曰安歸
使驚弓之雁息影于芳洲絕土之蘭登香於几席結舌
之士慷慨縱歡拊髀拚言此樂何極斯則正平接次于
北海子山興歎於片石管嘗過之今乃信其誠然也風
無意而忽遇水有恨而遽往遂乃折楊代策結荷依水
汎舟蠡渚日月改曜仰視浮空雲霧消落寒蓬中夏而
怒卷驚鳥爭夕而羣往疾景一馳短夜再起公親爲客

誠足已悲想足下結束首路亦均斯苦然遊子歸鄉良
復可慰八月旣望錢塘之潮見素車之若馳激鬱志之
迅涌抗聲長嘯響應駭浪於斯時也使憤俗疾時之子
高情焱舉逸興虹飛猶將吐納煙霞屣脫孤橫況在足
下內無迫棘之事外有發皇之慨想其豪情當何如哉
猥已遙途未均持袂延面東望感增已欣每念判襟之
晨出門黯黯足下願言此別可憺惟吾與子日逼世故
方當投身名利騁足險阻清燕尊酒恐不可期今復絜
矩塵途不易舊轍則是帶苔藻于木末植桔梗于溪泉
養鯢鮒於修陵求瓜桃於雪谷勞而寡績困將何言惟

足下邁上之姿一日千里僕荷愁病投屏荒城每感豫
州之悲呂發楊朱之泣秋飈易生銀河在戶蟋蟀互悼
嘈切悲哀微物無情猶有同聲況在旅途可抑幽怨嗟
夫盧生勉爾行矣影雖入暗良不隔形悠悠山河相達
呂聲會則有絀月亦有盈身在異畛義存璞貞投我呂
李報之呂瓊母呂金玉匿音阻庭慎儀相愛呂佩厚情
闔運白

與李少荃書

少荃傅相節下入秋呂來浮議紛紜聞屢奉嚴詔波及
甥壻殆甚於越南之謫靜待朝命退處無權固純臣之

用心然於事甄未爲得也蓋三人成市虎積毀銷骨慈
母所曰投杼也明公榮遇如此其極威望如此之崇且
久故卅餘季不聞謀議之言今又被謫益不可曰歸咎
引罪之言諫然不戰而敗敗而求和誰實爲之豈非淮
海諸軍之故哉兵法責元帥無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
凡言淮軍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非訐則愚管田單曰
一小城卻樂毅之師而後曰全齊攻一城不能下明公
曰孤軍奮起海隅廓清天下而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
海戰守之師望風大奔此必有由焉不可仍曰糧運船
礮解也洪寇之平由鄉勇徒搏倡海內之勇敢青浦之

戰英軍先敗而公部後勝公之成功由知略邪抑皆假
之利器也如必器而後利則洋礮當侯而公何功焉西
學之說由曾滌丈避事倡之左季丈沈幼丹和之公堅
主之而張孝達張之當是時後生小子樂其新奇猾商
市官藉曰牟利又會五口有鉅萬之稅國家無發帑之
費糜耗三十餘季卽資之于通商之利民不知役故甚
便也今船不能行礮不能發屯軍積季反資召募軍火
告匱餽餉無繼無知之臣稅及店房天下騷然無處不
兵是亦不可已乎凡戰不勝由無主帥其車三千必
曰方叔泄止知兵食不足恃也公當率兩洋木船登艦

誓師剋日渡海蹈隙而進橫波直衝糜碎爲期展輪之
日日本必求服矣猶當大創之而後許之然後三十季
之屯營十季之海軍公之生平蘊蓄方略可襮著于天
下今不此圖而但至蘆台一瞬而還將因敗曰待和乎
抑不和曰待敗乎鷓冠子曰略足曰恬禍公之謂也清
卿未親行陣勝敗成否未可料峴莊代將能勝公乎元
勛巨臣誠當體國國之不利公何利焉士君子名節之
爲貴神威訐謨屈于小醜國卽蒙恥公當自淑恥也公
特恃東朝保全耳今道路流言公鎡重盡寄香港唯衣
被存行臺中傷至于如此聞者爲之寒心親舊之士亦

有敢以告者乎他日邵張行成載在史冊誤國之罪誰
執其咎閩運荆鄙之一民耳明公屈已而友之虛館曰
延之今當詣旌門備一客之數而先已受館諸生羈畱
因歲暮之閒強扶首塗至于上元又自念相見或議論
不得無辨詰曰迂清聽且閩運之所知公千百焉自悔
其行之遽但不獲申意中心屏營輒因驛曰書進唯垂
省納哂其區區甲午腊日閩運言

到廣州與婦書

吾自度揭嶺日遠故國下灘乘瀧并值冬涸川石露列
溪流清弱瀧船柔脆篙師猛拙自平石至樂昌乃管遷

客涕泣驚怖之地凡有六瀧酈道元所謂崖壁干空交
柯晦景者也瀧原由溱入涇漢桂陽太守周昕疏鑿巨
石始通舟楫舊有祠祀昕今惟祠禱韓愈素湍激雪風
濤凜厲估舟驚望歎若天塹然觀其水虩淺陝殊甚徒
極崩濺之狀實無浩洶之奇吾舟下瀧時觸破來舫移
岸遷貨纖毫得濟非有江湖稽天之浸風濤呼吸之危
也而眾人矜憺衣裝悞于濡沒重載輕發自取碎破清
水白石遂受惡名耳口相傳自爲眩惑致使衣帶之水
與呂梁齊險禱求謫臣而使君廢祀已愈生時猶不自
濟欲其爲福不災鷄乎由樂昌下大舟東至曲江五嶺

之口也縣曰曲紅岡而名江紅聲同因改字矣設府建
關控引吳楚浮橋橫江曰權舟稅大編巨艦駢闐於此
韶石在其北酈生所記二仙分憇之處也自唐曰堯傳
虞舜奏樂于此及英惠次有堯山道元引耆舊之言云
堯行宮王韶之記亦謂堯故亭又曰父老相傳南巡登
此然則禹迹曰堯斯爲內地且金銀輪王治四天下唐
虞二聖豈局步于五嶺乎從英德至清遠經歷三峽卽
滇陽大庾中宿也大庾介二峽之間趙佗築萬人城楊
僕伐破尋陔亦此岸地然是陸地之要區也江行之奇
則在滇陽道元云兩岸傑秀壁立虧天張子壽亦言晴

書山陰先秋水冷後人始開棧道建峽山寺于上懸崖
長歎江帆蕭瑟雖詞客尋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剝落翠
秀靡依已吾臥觀未爲佳勝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恆青
藻麗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執若火燎丹皮赭骨
寸莖不附孰如蒸湘巖樹蔥龍松竹檉柏陵冬鮮碧故
過嶺已南無可瞻悅但此峽擅名旣久未躋絕壁江山
嘉會步步異形若登臨俯觀或當有異故周夔云碧瀾
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風瑟瑟縮得此石室題爲到
難矣吳都賦已閩禺楫師習御長風今老龍河西等船
實爲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

若蹶踣號聲慘冽清旦黃昏聞者駭悸兼劫盜肆出入
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清曠三水今縣漢地志所謂
涇水南至四會之地也涇水自清遠來曰滇江泮河水
源流萬里自肇慶來曰西江晉康水自廣甯來曰綏江
均會崑都故爲縣號綏江至縣復分二派同爲一川故
俗言四會矣冬水盡涸舟楫無利始己季冬六日至于
廣州此州實四宅之南交荊州之下徼白漢迄今緜富
有名往在他方聞彼土人說其物產矜炫殊絕云甲天
下及躬覽風物攷之圖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爲
秦南海郡地山海經所謂賁禺郭景純云今番禺也姚

文式言城東南偏有水坑陵此縣人名之爲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築自越人公孫隅號曰南武楚威王時有五羊銜穀穗之瑞乃增築楚亭城周十里號五羊城及任囂趙佗始成都會吳步騭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築子城甕城又增兩翅曰衛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連三城爲一卽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堅陝街衢垢穢無潔清之容民言侏儻貪利好奢自外中國別爲風氣地性蒸煖易生疾疫蚊蠅乘其昏運蛇鼠充其毒食瘴厲風淫尤多盲女咎人言之詳矣島夷雜糅詭服殊形刀劒火槍縱橫于路民無正業習爲博盜白

晝攫金露刃連隊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興嗣千字文
列字八十分爲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錢許
射一條由一至百千萬不限字數全中其利千倍一錢
之資償已十金國人若狂夢想顛倒號曰白鴿標此斂
財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懸壺藏鉤擲牌皆供賭輸
愚者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聞也凡倡女野容多
樂隱蔽獨此邦中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
之制或聯舟並舫仿水師行營之泐卷髮高尾白足着
屐燕支塗頰上連雙眉當門坐笑任客擇視家已千計
人曰萬數弦唱撮聲盡發鳩音遠遊之人窈窕之性入

于其間若抱虎狼斯實男女之一厄乎異物恆產來自
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詭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檳
榔酸醜蕉子甘爛諸重十斤芥高七尺君遷小柿新會
大橙不含霜雪多復皺腐醃橄欖已鹽豉取蟻糞爲奇
南榕樹不可爨木綿不可絮奇器巧制則故賤其直水
火菽粟則盡昂其價陸生所記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
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過桃榮梅落餘
花生紅多不辨名但有其質了無其姿亦何取于長春
乎邦人市海鮮別爲廚館則有鯊魚之翅海蛇之皮章
舉馬甲鱖鯪天蠔鹹蟹龍鰕雄鴨臘鶉腥穢于市井紛

錯于樓館者不可勝計又俗好燒炙物喜生割操刀持
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滄賓筵已多殺爲豪婚禮
燒豬輒列數百俗無羞恥取婦已得女爲奇牀第之私
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已爲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
旣覲止我心則降此尤可笑歎者也通商之夷何止百
種蟠據城府傲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歡況敢設備
豫乎外郡土客讐殺未已且不受官勸誰能用老鄉村
族居多建礮臺縣官催科動必發兵幸而戰勝憇乃納
稅省中錄囚日屠百人皆無辜之窮老受錢而代殂予
賣其父如犬羊然輕命嗜貨三綱絕矣朝富則爲大豪

夕貧則充盜魁。晉南漢劉鋹奢僭自雄，樂裸逐之戲，制
燒煮之刑。今久漸皇風，猶爲惡俗。若非猛厲廉正貴士，
賤商先教，禮讓後禁，淫盜則伊川之野不百季而爲戎，
乎尉佗文理。呂止門陳祖奮，茫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
人哉？吾鄉游宦士大夫多懷歸思，夫有彊壯無瘴而天
柳生夏凋翁君冬亾，雖會冥數，誠可悲思也。容兄呂卑
官居韶，十口飢寒，其妻與妾居比肩，鈞敵呼嫡子爲兒，
視所生如奴。山農新取南女，呂爲繼妻，此女矜其華季，
輕鄙老夫，動卽叫罵，坐必偃蹇，同至南海，便蹇裳而亾，
獨坐夷船，還其母家，雖馮敬通之悍妻，賈公闔之妬婦，

文集
呂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聞女史之一鑒也夫
陰教不修夫妻同過但責女德豈足云平想卿聞此達
斯誼也吾好爲遠遊何必樂土優游自如身心無患比
讀莊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論生于是非生歟累于形
骸頗欲逍遙呂化成虧何覺哀樂之殊境離合之異軌
乎惟恐淑子獨處幽憂聊書所經呂爲笑噓冬寒日輕
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當自慎時復手書呂慰勞勤闔
運白

沛南寄婦書

河洲雁宿一着思歸舍下蟬鳴居然蕭索每賞清妍之

境適滋離別之情且已秋願夏方怨季長在暮思朝又
悲歲短何已遣斯愁疾聊代護蘇

啟

上張侍講啟

蓋聞一言之遇金石無刊將歸之送山水變色况復逢
孫陽於形阪望庾公於瞿塘初受淡知便爲慘別使軺
星返遠遣塵昏誦蓼莪於律山寄飛蓬於異縣孝思行
怨悽愴何言孤咏端憂衰回失據每詢驛使知寓南昌
雖推靡至之襄尤望俛賢而就旅餐溘米非曰制情勉
順經言已保康節闔運居微守賤晝察夜觀支廢愧于

林宗身世悲於傳燮常恐吳楚之際漸益干戈宛洛之
游徒索冠蓋歌緜霜之庄我嗟行國之勿思逐逐榮名
慙羞知己但思從鄭里暫避黃巾庶幾雄亭不求丹轂
末由之慨勞也如何

湘綺樓文集卷弟一

桂陽陳兆奎校刊